

劉開榮 著

唐人詩中所見
當時婦女生活

商務印書館印行

劉開榮 著

唐人詩中所見當時婦女生活

商務印書館印行

序

中國的詩發展到有唐一代，可說已達登峯造極的境界，不論從質或量方面說來，都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尤其是唐代的詩歌，會忠實地反映出唐代社會的全貌。許多史家所不願紀錄的史實，許多會振觸當時的資料，許多當代社會黑暗面的實況，都不曾逃出詩人注意力的範圍，都不會錯過詩人底厚利的眼光，他們發起如橡的巨筆，戳破了社會的黑暗面，和惡劣的環境挑戰；秉著正義的火炬，照徹這黑暗的路途，使千百年後的今代人，仍然感受那種耀眼的光芒，我們沿着這光芒的絲線，得以窺見唐代社會的全貌，我們應該感謝唐代的詩人，他們會給後代人留下如許豐富的寶藏；我們尤感喜悅，本書著者劉開榮君曾下一番苦心，用科學方法整理凌亂的材料，使我們得看見唐代婦女生活的全貌。

從著者所歸納的綱領看來，本書所涉及的范围，包括了唐代各階層的婦女，上自皇后宮嬪，女冠歌妓，而至街頭桑婦，湖畔船女，無不分門別類，不計較貴賤的陳列一起，加以很靜心的研究和批評。本書所採集的材料，都是一串串光彩陸離的珍珠，若著者運用理智的線，將許多久被塵垢的珠寶連貫一起，組成一件天衣無縫的紡織物，豈不是滲透了人生的慘淡，但這不是一塊舊舊的鏡子，清楚地反映出唐代的婦女生活，有足資現代人「借鏡」的地方嗎？正如希

惡惡劇家攸利後提斯在其名著「特洛國的婦女」內所說的：

「我要把歷歷的往事織成一曲哀歌，

像從不幸的心田再流出一滴淚滴！……」（見拙譯第三十三頁九六〇行）這本背總算完成了這回任務，給關心婦女問題的人提供了很珍貴的材料。

唐代相距現在約二千年，在這二千年的長期間，中國婦女生活的諸般現象，有沒有進步與改善的地方呢？我們若從外表看來，各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與改善的地方。中國婦女已由小脚而解放到天足，由家庭而走到社會，她們充分享受教育平等，職業平等，政治平等的諸般自由，她們不但熱烈地參與政治活動，而且英勇地參加武裝鬥爭。「玉面雲鬟揚威底，芙蓉小隊鎮江濱！」廣西婦女不是會荷槍實彈，出現在南寧邕江火線上嗎？不過，我們若顧及現實的情形，想到中國二萬萬多的女同胞，能夠享受這種自由的婦女，其比率實在相差太遠。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九的女同胞，仍然處在窮無天日的環境裏，她們沒有讀書識字的機會，沒有立身處世的做人的自由，封建制度的鎖枷，資本制度的鎖鍊，層層地束縛着她們，因此，她們的生活形態，遠不比唐代的婦女有特別改善的地方，同時也表明婦女界的先知先覺，還須負起更大的婦女解放的任務。

的確，說到婦女解放運動的問題，這是頗容易的事，即以物質文明比較進步的英國，且是以民主政治號召天下的美國，其婦女地位確已日益提高，但她們是否真正得到解放？真正在過

着自由舒適的生活呢？筆者從前曾翻譯過一首小詩「湖歌」，這是美國著名女作家珍女士 Crane 寫的，這首詩充分反映出美國的婦女生活，目前是處在怎樣的境況。

(一)

聽聽湖水的聲浪盪，
像女人的啜泣淒愴，
是古代女人的暗泣，
她們傷心，毫不反抗！

(二)

湖水蕩漾到湖岸上，
像淚滴曲線的胸膛，
是精疲力竭的哀號，
帝王的女兒在心傷。

(三)

現在我們也哭斷腸，
是輕微的啜泣淒愴，
曉得自己貴如公主，

序

却給囚禁在高樓上。

(四)

聽聽潮水的聲激盪，
像女人的哭泣淅淅，
她們拍盪滔滔波浪，
把男子的圓夢淋瀝。

封建制度在美國已不存在，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畸形現象，並沒有讓婦女得到真正的解放，「曉得自己貴如公主，却給囚禁在高樓上。」這可代表現代美國婦女內心的吶喊。帝俄時代的詩人尼克拉後夫，在他那長篇敘事詩「皇姑」的末了，也說婦女們自由幸福的信託，雖有許多英雄志士在各地找，終於得不到什麼結果，他說：

「但婦女們的輪迴仍失掉，

雖然不少有志之士，

直至今日猶在找尋，

深，深，深到大海的床底，

高，高入雲霄霄裏，

他們都努力尋覓，

可沒有找到那些稿貼。

你以為他們會找着，

有誰知道？有誰敢說？

但是我始終在懷疑，

因為是那位魚吞了——

這被無價的寶貝，

在那個海墓遺迹？

就上帝也已忘記囉！」

（見拙譯「晨鐘」第一百九十九頁。）

處在中國抗戰的現階段，如欲在設想中，必須動員二萬萬多女同胞的力量，共同參與偉大的建設工作。著者鄧雲榮君寫成此書，實無異提出婦女解放的問題，請大家重新加以嚴肅的考慮，因為唐代的婦女生活，又何異於現代的婦女生活呢？這不是五十步與一百步之比的寫照嗎？因為作者只以唐詩歌中描寫唐代婦女的生活，有些問題不能不寫得簡略，這是一種小小的遺憾，特別是關於武則天的敘述。為了窺見唐代婦女生活的全貌，這位「合以更衣入侍」的深宮女子，能一躍而位登九重，使歷代名臣如狄仁傑等，都俯首聽其驅遣，在武氏秉政的二十一年間，居然能使四海臣民，政績斐然，為中國婦女揚眉吐氣，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光輝史

積。可惜中國歷代的讀書人，都中了封建思想的毒害，不能以另一種眼光看武氏。不然，武則天又何嘗不可和英國的伊麗莎伯皇后及維多利亞皇后相媲美呢？作者不會把她的多般造一些，心頭總覺得頗有這模樣的！希望關心婦女運動的人都能一讀此書。

三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序於華西大學。

陳序

論語載孔子教他的門弟子學詩，說：「（詩）可以興」。鄭玄註解釋與爲「觀風俗之盛衰」。按風俗是社會的現象，詩是文藝的作品，兩者雖非同物；但文藝是表現社會，批評社會的，故從文藝作品的詩中，考察社會的風俗，確是讀詩的一新方法。

依美國社會學者瓦德（Lester Ward）的女性中心說（Gynocentric theory）：原始社會，曾有女系制的一個階段，其時社會上以女性爲中心。到了奴隸制形成以後，男性居於支配的地位，女性乃成爲男子的附屬品，事事受男性的壓迫，社會上乃有了女子問題。這和問題在一般學者是漠然視之，不屑注意的；惟有富於同情心的詩人，才能一視同仁，由不平之鳴，發爲歌歎。

最早在周易屯卦六二爻詞中，有「屯如，邇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一首風謠。發一個乘馬的男子，徘徊觀望，形跡可疑，初疑爲人寇的敵人，後來知道他是爲劫掠女子來的。這是敘述當時婚嫁的一首風謠。

詩經的二南及風詩，多將里巷中男女唱和之詞，其被「狂且」，「發憤」欺侮，見諸哀怨的，固不可勝計；其最有名的，如衛風中「氓」之詩，敘述一個衛女，被「蚩蚩之氓」，始亂

終棄的一段哀史。這斷女當初思念男子的時候，忽而涕泣，忽而笑言，急盼着良緣早結。及至既嫁以後，夙夜勤勞，三年如一日，不料負心的男子，終至見棄，親生的弟兄，也復冷眼相看，令她霜恨交並，不欲生。而她却能苦日靜思，甘心寂寞，怨恨全消。每當獨居無伴，靜思往事，不覺當日風流，猶在目前；然而失足一朝，這恨千古，只有歎『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罷了。

這詞九歌中描寫當時是親女子的生活，多假託鬼神的口吻，寫她的愛慕的情緒說：『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雲流水兮潏潏。』寫求愛的熱情，已露出神入化；又說：『心不同兮媒勞，恩不其兮難結。』寫失戀之苦，更見意志決絕。後來又轉念道：『怨公子兮恨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仍復加以原諒，這是何等纏綿。

○漢代樂府詩中，『上山採蘼蕪』的棄婦，『下山逢故夫』，仍『長隨同故夫』，探詢『新人』的消息。『孔雀東南飛』中的焦仲卿妻子，不見容於阿母，至被趕逐大歸，夫婦無可奈何，終於雙雙自殺。這種家庭的慘劇，備常的大變，更能下千古讀者之淚，為之廢書長歎！唐代是中國過去詩壇上最有盛光的時期，唐詩中體製之完備，作家之衆多，固然值得後人驚佩；其內容之豐富，尤非前人所能比擬。即以婦女問題來說：雖然在嚴家影響的李白，他無『功成拂衣去，搖尾漁湖旁。』但也有『妾薄命』，『長干行』等篇，為一般失時的婦女深致慨歎。雖在受佛教影響的王維，他每願『請留石上，垂釣將已矣。』也有『西施歎』，

『洛陽女兒行』等篇，借古代的故事，爲當時的婦女吐氣。何況專以社會現實問題爲題材的作家，如元稹，白居易等，他們對於眼前各階層的婦女日常生活，當然加以詳盡的描寫，那是更不待言的了。

我嘗以此意語從游諸女弟，衡陽劉開榮女士深慰余言，遂以年餘之力，從全唐詩中，將這類材料蒐輯起來，歸納分爲五類：一爲從唐詩中所見到的當時勞動婦女生活，二爲一段婦女生活，三妓女生活，四宮廷及貴族婦女生活，五文冠子生活。這爲論文，送我校閱。我以爲此文可以作爲唐代婦女史看。因爲我國古代史家專紀帝王及名臣的史蹟，至今中國史書有帝王家國之說。社會上廣大羣衆反受擠於史書領域以外，真是憾事。今讀此文，方知道史家所忽略的東西，詩人乃一唱三歎，反覆申詠。只要後人加以探討，就可以把當日被壓迫的一般婦女實際情形，暴露無遺。乃歎孔子『（詩）可以興』一語，確爲讀古詩的一種法門，因此旨以告世之學人。

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暨校陳中凡覺玄甫徵於成都華百壩廣益學舍

費序

劉國榮譯

女人與詩是不能分開的，二者相倚爲命，誰也沒法說，誰究竟是在誰之先。這種神聖的結合，遍佈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裏，從希臘的莎福(Sappho)起，到美國的密勒(Melba St. Vincent Milley)止，會給人列出了許多著名的例子。無論它是一位女詩人，如愛密兒迭更生(Emily Dickinson)，或是一位女主角「最後的女公爵」(My Last Duchess)，或是勃朗詩人的清泉如詩樣，寫處都證明了這種結合及其對於人類的賜予的普遍性。

歷來詩與女人們的美所給予男人心靈的感動，是人類想像生活中的普遍食糧，拜恩克(Nobert Horrocks)以及英國十七世紀的女學家在這一點上所獲得的不可磨滅的成就，並不能超乎同代的中國不朽詩人們的成就之上。

勃朗寧(Robert Browning)在他的「女人與玫瑰」一時寫着說：

「轉，轉，像這花在一陣閃爍的寒風中搖舞，

像這花的使者——古今的女人在歲月中消逝，

但是她們却彷彿石像似的

被雕刻在詩人的書頁裏。」

本書作者劉開泰女士，本人曾諒，也養爲富有詩意的散文，可以說是給近代的文學習慮添上了一个生動的圖畫——一個女人家美麗的景象。「唐代的光榮」不但包括有金碧的畫像和迴廊，光彩奪目的武器，以及吳道子的山水名畫，並且有琳瑯滿目的詩林文苑，裏面活潑地呈現着富麗莊嚴的婦女，也舞動了詩人們生花的筆尖。

今日的世界，充分地說明人的工作，正在摧毀摧毀，而人的另一種內心的想像，正在不朽的文學裏被建立起來——被刻在詩人的書頁裏。

同胞們，請舉手歡迎你們的英武活潑的姊妹們——唐詩中的婦女吧！

費得模於四川成都 一九四三年春，桃花開時。

FOREWORD

Women and Poetry go together. Each lives in the other; and who can say which is antecedent? This divine marriage, solemnized in every land from Sappho of the Greeks to the American Edna St. Vincent Millay, has issued in manifold blessings to the human race. And whether she be poetess, as Emily Dickinson, or heroine, as My Last Duchess, or inspirer of poetic impulse, as Shui T'ao, the marriage and its gift to humanity are the same.

For poetry and the quickening of the heart through women's loveliness, are the universal food of man's imagination. Robert Herrick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etaphysicals of England have not outstripped their Chinese fellow immortals in giving voice to this perennial fact. Robert Browning, in his poem *women and Rosset*, writes:

Round and round, like a dance of snow
In a dazling drift, as its Guardians, go
Floating the women faded for ages,

Sculptured in stone on the poet's pages.

Karino Liu, herself a poetess and a writer also of poetic prose, appropriately adds to the wealth of modern literature a living picture—a dream of fair women. For the "Stories of the T'ang" include not only lacquered pillars and porcelains, ravishing porcelains, and the mountains and streams of Wu T'ao-tzu; but also the edifice of language wherein moved with stately grace the woman of the Emperor's Court and the poet's writing-brush.

The days of our years are witnessing a ruthless pulling down of the works of man, and a building up into enduring literature of the imaginings of the human heart—sculptured in stone on the poet's pages, wrought eternally into the fabric of literature.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today, greet your gay sisters—the women of the *T'ang* poetry!

Chungtu Szechuan

Day of Pear Blossoms

Spring, 1948

Dryden Lindsey Phelps

自序

中國過去治史的人，應只注重幾個帝王的仁暴，戰代的興廢，國家的內外大事，及幾個顯要人物的事蹟而已。自從科學史觀被介紹到中國以來，歷史的範圍才較擴大到生活的各方面去，不但一個時代的經濟，政治，宗教，文藝各類學術思想都是歷史家的寶貴資料，就是不值士大夫一顧的農工商俗們的吃飯穿衣，喜怒哀樂，也有一寫的價值了。

以往的學者們，大都覺得「付別我的現狀，凡事物經過他們的觀察撫摩以後，便如厚地鋪上了一層厚敷的色彩，他們的「文」都是要救「道」，吃飯穿衣是不值一寫的日常工作；男女之情，兩性間的精神生活，尤為不登大雅之堂的「穢褻」。例如一部詩經，凡有關上一類者，都被這些老先生們用忠君愛國的老調，穿鑿附會，弄得不值不煩，破碎支離，彷彿人的生活中除了君臣的關係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似的。這種討好帝王的觀念，在現在看來，既覺可笑，但是幾千年來，許多寶貴的史料，真實的記載，都被活生生地埋沒抹殺了。

過去的情形既如上述，歷來在一個偉大中國生活舞台上，只佔不重要地位的配角——婦女們，更不值得這些先生們的一顧了。她們也一樣的吃飯，穿衣，勞動，生育，但除了幾個被金粉所籠罩，幾個被脂粉的所飾「淑婦」以外，其餘大多數的婦女，及其生活狀況，都是沒被



無聞，無人注意的。近代雖有婦女史或婦女生活史之類的著作出來，但是和普通文學史或生活史比較起來，未免太簡單，太薄一層了。這並不是這些著作者的過失，實在是前人過於忽略，不給後人留下什麼有系統的史料的原故。所以如要給中國的婦女作一部真正的生活史，與其到這般熱鬧處去撿取零了色的材料，毋寧從稗官野史小說戲劇詩歌的流澤堆裏去撿尋被遺棄的珍寶，還要更真實可貴。不過這一類披沙揀金的工作，談何容易，豈是少數人在短期間所能成就？惟有留在不久將來有一些「有心」的男女人士，願意拿着一種俯首窮經的精神，來從事這一個艱巨的工作，給有四千年歷史的中國婦女寫一部完備的生活史。

作者嘗愛讀古今人詩，發見唐人詩中所寫婦女的篇幅，比任何其他朝代的詩（詩經除外）都來得多，因利便採錄之暇，收集此類材料，寫成此文。我覺得唐人的道學氣比其他時期要少，他們所記載的關於婦女的事，往往可以在字裏行間表現出當時婦女生活的真實狀況。不論是直敘，是讚賞，或是歌詠，大多以一種同情的態度出之。既不用道德的口吻，向他們說教，也不拉長面孔，加以訓斥。所以作者讀唐人詩的時候，常被他們的深厚的同情，及真摯的言語所感動。因此認為全唐詩中關於婦女的記載，是研究當時婦女生活的最好史料。

從本書所採用的詩料的性質來看，大概可分為寫實及抒情二類。寫實的詩如白居易對偶婦等人所描寫的各階層婦女的生活，既逼真又生動。一般人對之大概無法難。但是唐人是重情政的，浪漫的，體敘觀念較淺的，他們的對於情感生活，兩性間的談情說愛，也一般地給與一個

赤裸裸的描寫。這就有了問題了，也許要引起一般老學究的刁難和疑慮，認為是傷風敗俗，或以一種衛道的精神起而辯護解釋，或心懷憤恨以爲不肖的後人，有意侮蔑曲解先賢。他們對於熱烈的抒情詩，也許要說這是對君王的愛慕，遇有哀怨之詩，便說這是失德之臣，戀戀不忘故君之作，把君臣的關係當作一個「萬有定律」，拿來解釋一切兩性間的精神生活和關係。所以太密的作者願意預先提出這個問題來伸一下。

抒情詩之作，大概有兩個促成的原因，一是見景生情，一是借題發揮。前者又可分爲兩類，一是自敘，詩人抒寫自己胸頭的感觸或情緒，如李商隱的無題詩：「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來是空言去絕踪，月斜楼上五更鐘……」；或是半體成詩，隱微度地暗示，卻已悽然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對於這些詩如果要說它是對君王的戀慕，亦未嘗不可勉強附會，然而它總叫你有一種似乎不舒服，牽強不自然的感覺。其次是代敘，詩人的觀察是最深刻，感觸是最靈敏的。他常能設身處地，體會到別人的痛苦，有如身受，彷彿一塊鉛重重地壓在胸頭，非抒之於筆不能痛快。他的目的並不是着意在描寫某人，而是着意在天地之間，有這麼一回事或一現象。如這一類的例子很多。歷來關於妓女的記述，多半都是出於男性代敘，不但是詩人的詩如此，其他時代的詩也是一樣。原因自然是：妓女的環境和周圍都叫她們沒有發洩的可能。她們的可憐身世，便成爲善哉富有同情心的男性詩人們的最好材料了。這一類的例子，因爲太多，讀者在本書裏可以看見很多，所以此處不加贅引。至於後者，

詩人心中本有所感，但爲着某種環境的關係，不敢直言；或因爲文藝的技巧，欲求更其雄渾切實，所以用最普通人人所能了解的事，來作譬喻，或借物寓意，或藉事興懷。最顯明的例子，如朱巨川的近試上張水部：「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雲眉深淺入時無。」他這是借裝飾比文章，以徵張水部提授之意，但詩意中對於當時一般寒酸的情形，倒給了一幅最好的寫真。這幾句詩比有意作的一篇干官的文章，還生動真實。因爲原作者的目的，不是在寫新嫁娘，裏面沒有誇飾虛假的成份。又如王維的新嫁娘：「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解姑食性，先遣小姑嘗。」雖不能確定原作者，只是在直敘，或是別有寓意，但是對於當時一般新嫁娘初到夫家的心理狀態，却給了一項細緻的描寫。又秦婦玉的貧女：「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亦自傷，羞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盛妝妝。敢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鬥豔長，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這和理會對他的用意，不是爲社會上一般貧女抱不平，而是藉貧女的處境，以嘆自己的不遇。並表示自己雖寒酸，但知道自食，不願炫奇求進。六詩一方面固然暴露了當時社會上品格高超的寒士，是怎樣的落第；同時一方面却無意中把當時一般貧女，因爲無厚產，不易擇配的惡習，描寫無遺。與白居易的寫實詩談話，恰好先後相映。我們豈能因爲作者原意不在寫貧女，而遽否認它不是關於婦女生活的史料呢？總而言之，不論是寫實也好，抒情也好，自然也好，代敘也好，或者是直接抒情也好，借題發揮也好，詩人的思想決不會離開自己的經驗的。他們所寫的不一定必有其人，但一定必

有其事。作者在本書引言裏，曾提及本書的目的，不是要研究某一人或某一事，而是要像一個攝影專家，把唐人詩中所反映的當時婦女生活的斷片，一一剪下來，拼在一起，使人一看便可得一個鳥瞰。所以凡能寫當時的婦女生活，給一線光明或一線暗示的詩料，作者都不肯割捨。尤其關於佔有人精神生活一大部份的兩性間的言情愛戀的記載，作者更要把它赤裸裸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讓讀者達到他們的精微世界裏面去，不再要用以往的成見，把君臣的問題掩蓋上去，加以牽強附會的解釋了。

本文臨付印時，或因文中所引詩，仍不免有人要以傳統的見解把它附會作爲君臣的關係等等，因在本序首面略抒管見，以資預明。至於本文取材之範圍，在引言中已有說明，此處恕不再及。

還有作者在寫本文時，曾蒙吾師陳樹玄先生多方指導及督促，並蒙許允周序，原意至爲感佩。此外還有華南大學英文學系教授費荷儀先生，力勸印行，除爲介紹王雲五先生外，並允重序。王雲五先生不勝殷囑，應予採擇。華南大學舊日刊主爲陳國樞先生又給予許多寶貴的意見，更允爲序。今一併在此致謝。

作於三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於成都雙魚壩

目次

陳序

陳序

費序

自序

第一章 引言.....[

第一節 社會背景

第二節 經濟背景

第三節 政治背景

第四節 文化背景

第五節 本篇研究的範圍

第二章 勞動婦女（上）.....八

目次

第一節 採桑及紡織女工

第二節 洗紗女工

第三節 採蓮及採菱女工

第四節 染染

第三章 勞動婦女（下）……………一八

第一節 農耕女工

第二節 負薪及負穢女工

第三節 酒家女及流氓歌女

第四節 安史及黃巢亂時的婦女生活

第五節 勞動婦女的不平

第四章 民間一般婦女的日常生活……………二七

第一節 少女生活

第二節 婚後生活

第三節 出嫁

第四節 樂婦

第五節 寡婦及商人婦

第五章 民間一般婦女的精神生活……………三九

第一節 已婚婦女的精神生活——離婚寂寞

第二節 戀愛或社交生活

第三節 附裝飾及時尚

第六章 妓女生活……………五一

第一節 妓女的產生及其教育與技藝

第二節 官妓

第三節 家妓

第四節 宮妓

第五節 私倡

第七章 宮庭婦女及貴族婦女生活……………六六

第一節 皇后與寵妃

第二節 公主

第三節 宮中一般婦女的日常生活

第四節 宮中一般婦女的精神生活

第五節 宮中生活

第六節 貴族婦女生活

第八章 女冠子生活……………八五

第一節 總敘

第二節 日常生活

第三節 精神生活

第四節 詩選仙詩中的婦女

第九章 結語……………九八

第一節 當時社會對於女子的成見及要求

第二節 男女兩性不同的心理

第三節 建設對於女性新的觀念和心理

參考書目錄

唐人詩中所見當時婦女生活

第一章 引論

第一節 社會背景

唐代——從七世紀初到十世紀初——是一種郡縣制度的極盛時期。當時民族異常複雜，但在中國文化上却極有光彩。由東晉到隋的統一，都是保持南北對立的狀態。那時外族紛紛侵入中原，李氏也是起於關西，人謂他本身便是胡族。開國的時候，藉用外族武力——突厥及回紇的兵，尉遲恭等，收復兩京。自後直至盛唐，結好武功，東邊克復高麗，西征高昌，南征交趾，北至突厥，疆域廣大，五方歸德，因此社會情形，較任何時期來得複雜，而且更有別趣。

楊慶堃在《舊唐書》內，把唐代社會分為三個階級：

一爲統治階級，如唐太宗武后是也。二爲智識階級，如經的詩人等是也。三爲被治階級，

如奴僕，娼妓，農工，商賈等是也。（註一）

其中智識階級即當時的文化份子，經與詩人，同時亦是官僚及士子。他們常因經濟政治之變動，或由貴族下降，或由農工商賈上升，升降流轉，遷移不定。適合其他二階級，遂形成了有唐一代的社會。當時的婦女，就是階級生存於以上三階級中。

第二節 經濟背景

當時的經濟結構是以農業為主商業為輔的，商業的主要形式，是以貨幣為交換物品的工具。漸漸農村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因此有貨幣者可以購買土地，成為地主。除了貴族白晝擁有田地以外，官僚與商人，往往容易成為小地主。他們過着充實的生活，同時也有暇餘可以大度其文化人的生涯。這樣他們形成了中階級，就是當時文化的中堅。

唐代國外貿易較宋發達。國內交易由京師市令官整理。城外互市則特設互市使管理。金融異常活動，自然商業資本也急發達；因此商人與高利貸者，漸漸成為全國土地買賣及農工生產之支配者和操縱者。加之當時的資本，只在交易與剝削中累積滋長，而不知利用他去投資生產，這樣造成了高利貸的普遍性，而農村中一般貧農和佃農的貧況，也就漸漸走上悲慘的道路。唐初法令原為國家按土地與農民，他們再向國家繳納賦稅。以後法令逐漸破壞，農民除了仍然供給全社會的衣食外，還得忍受貴族官僚和商人的榨取。所以中唐以後，逐漸形成了農村

的破產。

從另一方面說來，商業發達，以有進無，營造金融的活動，促使社會的繁榮，養成上下春風的風氣，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這樣一方面加重農村的負擔，同時却增加一般人的物質享受。譬如當時的文化階級，有的是閒逸，享受，用不着憂慮飢寒，可以一心從事讀吟詠。甚至於官僚因為政府國庫充實，賦稅豐裕，也一面做着官僚，一面却做着詩人。一時社會靡然從風。因此唐代的經濟情形，影響到人民的日常生活。無疑地，也同樣影響到婦女的生活。

第三節 政治背景

唐代的政治機關，是採取中央集權的形式。然而與地方分權的密鎮，却又互相牽制長存。安史之亂，便是一個很顯明的例子。因着這個原因，國內會掀起幾次內亂的高潮。然而表面上，中央集權仍佔優勢，雖然唐代亡國還是因着內亂的。

當時行政的工具是官僚，他們形成一個中層統治階級。對上控制封建的元首，對下實行保衛式的統治。皇帝仍然是羣臣人民崇拜，盡忠，守職的對象。因此他一人之賢愚，好惡，直接影響到一國的治亂，間接影響到各階層人的物質與精神的生活。天寶之亂，在杜甫詩中反映得最明顯了。反之，盛治如太宗的勵精求治，提倡修文，定律減刑，輕徭薄賦，把社會形成一

個歌舞太平的氣象。值此百餘年間，特別講求向學，一時四方學者，齊集京師，文風大盛。人主又好武功，四出討伐，亞洲大陸幾乎整個兒入了中國的版圖。而且詩壇上更因此造成了一派新的民族詩人；同時也達到婦女，如征婦的哀怨文學，給唐詩添上一個重要的特色。

第四節 文化背景

唐代文化是中國的黃金時期，尤其唐人的詩，在中國歷代詩壇上仍然是獨著牛耳，仔細分析起來，應成的特殊原因可分為四：

一由於新民族的加入。譬如唐代的詩歌與音樂，無不從形式上或內容上，都充分地含有胡人的色彩。明皇雜錄載云：「開元二年正月，盛教坊於蓬萊宮側，上自教法曲，而之梨園弟子。」又云：「上素曉音律，安祿山諱白玉冠管絃日事，陳於梨園，自是音律不類人間……時公孫大娘能為胡里曲，及婆羅門舞，西河劍器，渾脫舞，妍妙冠絕於時。」（註二）按安祿山是胡人，上面列舉的政名舞名，也是來自胡人，由此可見胡民族影響中國文化的一斑。

其次由於好邊功。男子經常出征，社會與家庭當在一種反常的狀態中。男女的離情寂寞，抽開了文學泉源的活源。因此唐人的抒情詩，成了唐代文化的一個特色。

第三由於人主的着意提倡。太宗徵求文儒，聚四庫各萬卷，召致文學之士，討論研究，甚至國外如高麗，百濟新羅，吐蕃，紛紛送子弟來中國留學。升進講學常達數千人。此外又設國

子學，太學，四門學，府學，州學，縣學，教育發達到極點。同時又兼進士科，爲考試制度。後來更規定以律詩取士。因此往往一般進士，常兼爲大詩人。以德宗后中宗武后更是不能餘力。每有遊幸，必召從臣賦詩紀盛，貧賤有加。於是唐代出了成千的詩人，沉醉在酒泉詩的生活中。詩風廣被，即或目不識丁者，亦有詩的情緒，而成爲詩的欣賞者，也就造成了中國詩壇上的黃金局面。

最後影響到當時人的思想與人生觀最深刻的便是宗教——政府提倡的道教和印度傳入的佛教。唐代的大詩人如白居易王維李白等或信佛或學道，都帶有很濃厚的宗教色彩。至於影響到普通一般平民的思想和信仰，更非淺鮮，爲僧爲道，殆成爲一時的趨向。總而言之，唐人普遍的現象是重理想的，浪漫的，唯美的，嗜好文學和詩歌的，他們的日常生活，充滿了比較自由輕鬆的空氣，相以爲高的風流文雅，在他們的詩中隨時反映着。同是對於當時的婦女生活，亦有着同等的暗示。

第五節 以唐人詩爲本篇研究的範圍

本篇爲甚麼要以唐人詩爲研究的範圍？因爲詩是生活的反映和寫真，是詩人真情的流露（除了文人有意誇飾者不在內）。凡有意做作虛偽不自然的作品，是要天亡的。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婦女常是處在附屬的地位，她們只有些微沒有權利，一切教育和藝術的享受，她們是被

橫槊在門外的。彷彿長江裏的大浪，後者推「前者，浩浩蕩蕩，一代一代不知流到那裏去了，不能爲自己留下半點生活的爪痕。史集中間或給她們一小角落的地位，然而多數皆係文人有意之作，免不了虛見和虛偽。不是打起禮教幌子來教訓一番，便是抱着某種主見或目的來一張有意的贊揚。可憐千千萬萬的婦女爲人類盡了最大的責任，生了死了，她們生活的真跡在我們面前，永遠是模糊的。除了少數像白居易一流的詩人外，沒有人屑於給她們的生活一個赤裸的描寫的。陳東原在中國婦女生活史緒論中引胡適之先生的話說：「史料的來源大要以無意於遺史料一語爲標準。」（註三），前面已說過真實的詩人不會故意製造史料；那末我們萬分地感激唐代的詩人，無意中供給我們關於當時婦女生活的史料。雖然不能把七世紀到十世紀中間，中國婦女的生活來一個總檢討，至少憑那麼百年的詩中關於她們的記載，可以得到一個輪廓了。最後有三點得在此處申明：一、研究的史料完全以唐人詩爲範圍，讓詩人自己述說，非到萬不得已，決不去搜求他籍，旁徵博引，加以解釋；這樣可以保全絕對的真實。

二、材料既完全限於唐詩，記載不免片斷或殘缺不全。然而絕對客觀的研究，是作者一致立場。希望就原有的材料——彷彿一團亂絲，要從裏面拈出一個頭緒來，嚴格地保存她們的本色；既不用禮教的言論來替她們持飾辯護，也不抱某種主觀或見解妄加揣測，更不必抄襲史集中的記載以求其原原本本前後貫通。因爲這裏的目的，並不是研究某人或某事，而是像一個攝影搜集家，要把唐人詩中反映當時婦女生活的斷片，一一剪下來，拈在一起，使人一看，便得

到一個鳥瞰。

三、詩人的記載大都是因受其外部的刺激，內部情緒反映到最高點不能遏止的時候，方從筆下痛快地發洩出來。所以這種材料是凌亂無章而且多不平衡的，有口事而不惜一歌再歌，反覆吟詠，如採蓮曲宮詞等；有的在史家看為重要，詩人連吟也不厭。因此本文從的方面不受時間的約束，橫的方向，篇幅長短完全受材料本身的支配，不偏重也不故意掩飾，去求各單的篇帙平衡。

此項研究尚係初次嘗試，材料範圍既廣求零碎，又無先導作者的研經為借鏡，想其中的錯誤和不如人意的處所，一定很多，尚祈讀者切實原諒。

註一、楊啓高：唐代詩學，第二至第三頁，正中書局，民國二十四年五月。

註二、明皇雜錄。

註三、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第一頁，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

第二章 勞動婦女——上

唐代是十足的農業社會，佔絕對大多數的勞動者是農民，他們是當時全社會的生計者和生活供給者。此階級中有一半是婦女；她們同樣地對於社會負起生產的責任，被生活與工作壓迫著。他們在家庭中不足輕重的生下來，盡了人生責任以後，又還沒離開地死去。幾十年短促的生命，誠然也有飽的高潮和春天；然而多半的時候是充滿了肉體的痛苦和靈魂的悲哀。今日祖先還留給我們的一切，背後也不知有幾許他們的血汗和淚痕。所以我們現在以考古家的精神從一堆零碎片斷的記憶中，去尋覓這一羣無名英雄的生活痕跡，是很值得的。

安史之亂把唐代的歷史劃分為兩個完全不同的時期。盛唐以前，天下富庶，政令完善，農村生活發達平穩；開元以後，國力衰頹，捐稅繁重，農民不堪其苦。還有當時北方饑饉發達，梁宋劫掠多係江北及蜀中情形；南方河道縱橫，婦女多習於水上生活，如採蓮浣紗划船等皆為江南的工作。是以婦女的生活，在那時不但因地環境而異，而且也因時代政治經濟的變遷而有苦樂的分別。前章已說過，本篇的興趣不在時代及地理環境的分析，只求那數百年間婦女生活橫剖面的一個輪廓，所以本章及下章除了非常時期——安史及黃巢之亂期間特別另述外，其餘概以勞動階級分述。



第一節 采桑及紡織女工

前面已提過，全國上下的衣食是仰給於農村的。「男耕女織」素來是農村生活中的金科玉律。唐初國家法令，丁男滿二十一歲者，政府授田一百畝，其中八十畝爲耕田，二十畝爲桑田。大概這二十畝桑田完全是婦女的工作範圍，孟郊寫她們的苦況說：

夫是田中郎 妾是田中女 當年嫁得君 爲君榮機杼 筋力日已疲 不忍留下機 如何續絢素 自縫蠶機衣 官家賜村路 更索栽桑樹（機女詞）

這極明明白白告訴我們，農村婦女是負責供給全社穿的衣着。日夜不息織成絢素，自己却穿的是破衣服。「筋力日已疲，不忍留下機，」官家還嫌綢緞太少。產量不足，逼着她們在村子官路上都栽起桑樹來，這是農村「男耕女織」男女分工合作的普遍情形。采桑與紡織是一件工作，兩步手續，先記采桑的情形吧！

採桑是農村中一種輕鬆愉快的工作，少婦少女不但不以爲苦，反倒抱着一種特殊的心態去作。因爲桑田都在野外，採桑工作又簡單，春日風和日暖，山明水秀，不但可以沉醉在自然的春光裏，還可以任意觀賞過往踏青的遊客。王建的秦詞第二首云：

斜矚陌上桑 南枝交北堂 美人金梯出 朱手自提筐 非但爲蠶飢 盈盈嬌路旁 大概是地主或富農家的妙女，爲的不畏蠶飢，而是藉採桑出來消遣。這樣說來，苦過一般日

夕勞動的農村青年婦女，更可在採桑的勞作中間，實現另一種心願了。

劉勰也有一首桑婦說：

種下桑葉盛 春蠶半未老 城南路迢迢 今日起更早 四鄰無去伴 醉臥青樓暖 妾願不

如誰 所貴守婦道 一春常在樹 自覺身如鳥 歸來見小姑 新妝弄百草

詩中「四鄰無去伴，醉臥青樓暖」，分明說同伴都有了新相識，醉倒在青樓上，天明了還沒有起身。她自己雖說不如誰，可是所貴守婦道，信願把情投寄托在樹上專心採桑，反覺得心情輕鬆如鳥一般的自由。這位桑婦一種由後而前的口吻如登。更附帶地證明一羣採桑女工，在桑樹下所演的羅曼史了。

同類的春光，最容易勾起絲桑樹下少女的情思了，如劉希夷採桑云：

楊柳送行人 青青西入秦 誰家採桑女 樓上不勝春……薄暮思悠悠 使君南陌頭 相逢不相識 歸去夢青樓

因為南陌頭來了一位迎春的少年，不覺不使她想起出征的丈夫或者是情人，而對着千萬株青青西入秦的楊柳發呆了。

春天是農村婦女最快樂的季節，大自然的煙景，可以消失工作後的疲倦；蜜蜂似的嗡嗡的遊客，服飾閃耀華麗，使得她們又羨又嫉，平地給添了許多新鮮見識和笑談資料。有婆色的逗可以藉此結交些五陵闊少，更給生活上增加了無限的興趣。可是夏秋過了，戶內工作開始，春

天的發福，冬天該織成綢緞了，窗外是一片蕭條，成日漫窗紡線，淅風百雨，這時的苦悶與春天採桑時的心情迥然不同，如：

秋意復數日 閨中有乘行人食 貧家女爲富家婦 翁母隔鄰不得力 水盆手端絲綢滑 續來續去心烏屈 草蟲促促機下啼 兩日僅取一疋半 輸官上頭有等第 姑未得衣身不著 當窗却羨青樓侶 十指不爲衣食屈（王建宮詞）

工作的緊嚴和單調，繁雜的政令和權變，使這剛感到人生的宮闈，反成社會真實的不均及官家的剝削和壓迫，思及想，「秋意復數日」。末了更透徹於青樓的唱妓，得她們十指不爲衣食屈，自己工作的結果，自己不信享受，所謂「水盆手端絲綢滑，續來續去心烏屈」，簡直把當時女子上匠運的心情形容殆盡了。

還有四川的一種官家特殊指定的織綢女工，專織的綢匹，供給宮中和貴族用的。王建寫她們的生活說：

大女身爲織錦戶 名在皇家供進御 長頭起爲皇后官 別道官家早寄語 回花自誇與人別 唯恐秋天絲線乾 紅泥成鞋紫耳環 蝦蟆參差花宛轉 一棧綠寬盡一棧 玉腕不覺羅襪捲 窮中夜夜應愁傷 橫欹欲臥誰看眉 合衣臥時夢沒後 停燈起往雞鳴前 一定千金終不賣 眼目未成官裏怪 錦江水調貢轉多 宮中織着單絲錦 莫言山積無遺日 百尺高樓一曲歌（王建曲）

蜀錦在今日還是中外馳名的，當時宮中及貴族都喜服用。在官家的壓迫之下，這些指定的機錦戶（不一定是農村婦女），夜以繼日，零星沒後，和衣臥息片時，雞鳴以前，又得起身趕織，雖然出品堆如山積，自己却絲毫不能享受。得個微隙，疲困不堪，很可以想見她們勞動的苦況了。

第二節 洗紗女工

洗紗是與趕女子最普遍的一種工作，與北方採桑含有同樣的羅曼的克己意義。一系羣新妝的少女，結隊往溪邊洗紗，引的邊路遊客紛紛駐足來欣賞她們的美麗。歷史上稱代的美人西施，就是這樣給物色的人賞識選進宮的。工作既不沉重，流水更能供給一種愉快的情緒；她們有時結伴唱着曲兒，嘹亮的歌聲隨着清波蕩漾而去，姿質富有詩意，令人魂銷；所以唐人的樂府，充滿了詩人的洗紗曲，不惜反復吟詠，以新體的雜劇描寫當時的情況。因為篇幅有限，此處僅錄下李白的兩篇作為代表：

鏡湖水如月 耶溪女如雪 新妝潑新波 光景兩奇絕（洗紗石上女）

玉面耶溪女 青娥紅粉粧 一雙金齒屐 兩足白如霜（趕女曲）

唐人不知用棉織品，江北新蠶桑，江南吳越會以麻織成很薄的葛布。同時四川也產葛布。[龜洛採葛行寫採葛的女工說：

李溪發回舊花黃 黃縣引子山山香 蠻女不惜手尼損 鈎刀一一索葛長 葛絲並翠綠
深潤綠泉清處洗 殷勤十指露吐絲 當窗嬌面羞高機 織成一疋無一兩 供進天子五月衣
水晶夏，開涼戶 冰山繞座猶難仰；自茲貢薦無人惜 那敢更爭前手跡 蠻女將來海市頭
賣與嶺南貧估客

大概是西南途過蠻的蠻夷女子，採了山上的麻，經過若干繁雜的手續，織成葛布，很低廉地賣與官家，進貢宮中作五月的衣服。因吳中的產品更細緻輕爽，不能相比，她們只好把她們的出產賣給嶺南的貧估客了。

第三節 採蓮及採菱女工

江南農村婦女最饒有別趣的工作，要算夏天的採菱和採蓮。一羣羣青春婦女遊魚一般出沒在這花荷葉中，給自然界增加不少的美麗，實際上若說是一種苦工，毋寧說是一種民間遊戲較為妥當。有如西洋的五月節；這時候許多觀衆齊來看人賞花，同時男女青年，藉此機會認識結交，因此時人得了不少的材料，產生很多的民歌採蓮曲，來描寫那時風流浪漫的情況，如徐志伯的採蓮曲。

姜家越水邊 搖艇入江烟 既見同心侶 便採同心蓮 採藕絲能繞 圓花葉正圓 秦歌弄明月 歸棹落花前

歌中分明說她遇見情侶了，便同採蓮，在明月下唱着歌兒，直到天暮了才搖着船兒回家，確是自由愜意之極。

還有李白一首採蓮曲，更刻畫得天真自然，如：

若耶溪旁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月照新妝月底明，風輕香袂空中舞。岸上誰家遊冶郎，

三三五五映垂楊。笑隔荷花共人語。見此詞固空斷腸。

在銀色月光之下，水上一羣天真純潔的村女，在清風中飄盪，看見岸上三三五五當家公子，牽着名貴的紫駝，在垂楊下欣賞她們，將能不暗暗地叫她們銷魂。等到那羣公子玩夠了，落花去了，她們只有忽忽如失「匆匆空斷腸」了。

採蓮是農村婦女從幼學慣的工作，詩人劉方平告訴我們說：

落日時江裏，劉歡隨處見。採蓮從小慣，十五即乘潮（採蓮）

才入青春期的少女，初加入採蓮時的心情，是非常有趣的，如：

見客轉船問，笑入荷花去（李白越女詞）

與采客答的桑下少女，恰遙遙對照，如劉勰秦媛：

姿綈十四五，面白於指爪。羞人夜采桑，驚起脫腰烏。

可是無論在何種快樂的場合下，總有少數人反會引起愁腸的。王勃在他的採蓮曲裏描寫一位少女說：「桂棹蘭橈下長浦，吳姬玉腕輕柁杓，忽外征夫猶未返，江南採蓮今已苦。」這是

採蓮的季節，她已起出征的丈夫，又說：「採蓮歌有節，採蓮夜未歇，浩蕩江上風，徘徊江上月。」這是作夜工的情形，江上明月更加深刻的離情別緒，又說：「共向寒光千里外，征客四山路幾重」；這時她的一顆芳心，早已馳向千里之外了。

夏秋的時候，江南還有采菱也是同樣的性質，半農工作，半屬帶遊戲性質的風俗。劉禹錫在他的採菱行的序裏邊說：「武陵俗事採菱，女郎多盛遊於馬湖，採菱率客。」他的詩，筆調非常格趣輕鬆，如：

白馬湖平秋日光 紫菱如錦綠芰翻 蓮舟遊女滿中央 採菱不顧馬上郎 等多逐弱相向
時時聞棹聲輕浪 長發弱袂動參差 紋影斜文浮蕩漾 笑語咭咭風曉暉 菱花綠岸扣弦隨
歸來共到市橋步 野蔓繁結萍滿衣 家家竹樓臨廣陌 下有蓮橋多估客 攜觴薦菱夜經過
醉路大堤細柳疎 風平閣下沅江水 月照寒波白煙起 一曲南音此地聞 長安北望三千里
這簡直是一幅極美麗生動的圖畫，一羣採蓮的少女，帶着夕陽拂着晚風，爭多逐勝地去採菱，
同來的時候，滿衣浮萍。採到的菱兒賣給竹樓下橋邊飲酒的客人。她們新鮮活潑的姿態，歷歷
如在目前。

第四節 船娘

水上還有一種含有難受的克性質的勞動婦女，便是船娘。江南河道交錯，魚鹽豐富，況且

那時的交通貨運，幾乎全憑水上，因此江面上商賈如雲，形成一種特有的繁榮。而且潑潑的生活，更富有浪漫性和詩意，絕不是我們想像中飽受風霜蓬頭蓬臉的勞動婦女子。現在且有徐堅描寫的船娘吧！

棹女飾銀鈎，新妝下翠樓。
霜絲青桂棹，圓鏡紫霞舟。
水落金陵路，風起洞庭秋。
扣舷過曲浦，飛帆越回流。
影入桃花浪，香飄杜若洲。
洲長殊未返，船散雪霞晚。
日下大江平，烟去兩岸遠。
岸遠闊潮波，爭途遡屢多。
因疑趙津女，來聽梁菱歌。
(韓偓行)

這是一篇描寫船娘的描寫，裏邊沒有絲毫勞動血汗的暗示，原因是南方的天氣及地理環境，加上水面的經濟繁榮，造成了她們生活中的輕鬆與自由，確實南方的女子比北方的新鮮活潑多了。當朝日照在水面，晚風拂着她們的衣裳，船上載滿了客人或貨物，扣舷渡過曲浦，飛帆越過回流，影子倒在紅色的浪上，一陣陣香風從洲上飄來；這時她們忘了遠近，忘了疲倦，等到「暫散菱霞晚」「日下大江平」了，夕煙迷漫中才遙遙看見臨岸。途中還與鄰船來一回划船競賽，或合唱一曲採菱歌來，引起寄居南方的趙津女子羣出來觀看，嬉笑不置。

然而有時遇着天氣惡劣浪高風緊的當兒，自然也會感到煩悶，尤其是黑夜獨自行船，一陣陣浪花打進船來，偶然遭遇的艱難，也會無形中在那輕愁的境界裏，激起一陣莫名的惆悵與寂寞，如崔顥江上女云：

川上女 晚妝鮮 日落試輕櫂 汀長花滿正迴船
暮來浪起風轉緊 自言此去橫塘近 綠

江無停夜獨行 獨行心緒幾無定

還有李白起女詞，更暴露船娘生活浪漫的一面來，如：

吳兒多白皙 好爲歌舞劇 賣眼心春心 折花劇行客 東陽紫足女 會稽紫綃郎 相看月

未墜 白地斷肝腸 長千吳女兒 眉目隨星月 最上足如霜 不希蜀頭襪

由上面幾行記號中，我們至少可以想像船娘生活的大概了。

如：

乳燕入巢笄成行 誰家二女冠新妝 無人無牛不及祭 持刀斫地餬作食 自言家貧母年老
長兄從軍未娶嫂 去年吳興牛困空 裁絹買刀鋸市中 頭巾掩面畏人識 以刀代牛體與同
姊妹相慰心正苦 不月路人唯日土 疏道曉聞防亂苗 發願清塵待晴雨 日正雨聞下飽歸
可憐朝難授新衣 東鄰西舍花舞盡 共惜餘芳淚滿衣
又說藉也抽這一位晨婦，丈夫出征了，家中姑老子幼，自己只得去搗魚買絹，肩起家庭的
經濟負擔，及國家的糧稅責任，如：

促促復促促 家家夫婦缺不足 今年爲人還租債 去年抽漕向江邊 家中姑老子復小 自
然是朝種晚收 家家桑麻滿地黑 念岩一身空勞力 願教牛歸園園羊角直 君身常在貧亦
得（促促辭）

政府官僚的剝削，社會羣衆生活的依賴，供求不平衡，造成農村普遍的呻吟，加之壯丁多數被
徵從軍，婦女便得負起繁重的經濟責任來。因為唐代國家稅收來源，除鹽鐵兩國營外，其
餘概取給於農村的。這時期中農耕婦女的苦況可想而知了。

第二節 負薪女工及負鹽女工

在西南製州一郡，山多民貧，婦女多在地工作，她們的生活與秦地的採桑女或江南的婦



娘比較起來，長不可同日而語了。她們當負薪到市上去賣。還有那地鹽井很多，她們也參加負擔工作。杜甫描寫她們說：

空村市上山煙碧 日滿樓前紅粉黃 負鹽出井此溪女 打鼓發船何郡郎（負鹽女）
他又寫負薪女工說：

楚州民女采薪茹 四五十無夫家 更道吳兒嫁不售 一生抱恨長咨嗟 土風慳男使女去
男官門戶女出入 十有八九負薪歸 買薪得錢應供給 至老雙頭只垂頭 野花山藥銀錢井
筋力登登集市門 死生財利幾隨井 面粧首飾帶脂痕 地掃衣穿困石根 若道深山女欲歸
何得北有昭君怨（負薪行）

本詩不但把當地風俗和她們的工作生活說得詳細，連她們的婚俗以及精神苦痛都給了一個大概。至今四川白帝還有女多於男的處所，女子作工負擔家庭經濟，男子倒在家中閒着。至於四五十歲嫁不售的老處女，一生做着負重的的工作，確可以代表婦女辛苦生活的另一角。

最有趣的是好打抱不平的詩人白居易把辛苦的賣薪女和東南富庶區慣於享受的貴女來一個比較。他說：

亂蓬爲鬢布爲巾 曉踏寒山自負薪 一襖錢塘江畔女 看紅騎馬是何人（代賣薪女自語）
一個衝空入山採薪，一個穿紅着綠在馬背上到處遊玩；這是表現兩種極端相反苦樂不均的生活。

第三章 酒家女及流浪歌女

酒家女身份上并不怎樣勞動，但是因為她們是獨立地靠營業自食其力，所以也放在勞動婦女一類，楊巨源胡蝶詞說：

妍豔江頭，春風好客留。當戶知羞憤。送酒爲郎壽。香良傳雅局。歌成上竹樓。致愛憐時說。非是不憐愁。

詩意非常香豔，是見她們賣酒之外，還營着一種副業，實際上已失去勞工獨立自由的精神，而近乎娼妓的行爲了，以後狂妓女一章當再詳述。

還有一種下級流浪少女，在市上挨門賣唱爲生，普通能唱幾支小曲，也會幾件粗淺樂器，例如琵琶秦瑟行可作爲代表。內容是說的一位賣唱的美貌少女，被市管僚一見貪戀，帶回府第，請教師傅教歌舞，請爲家妓。詩中有兩句說：「長安二月花滿枝，插花女兒彈銀箏，」恐怕就是今日的打花鼓之類。唐人好音樂詩歌，大概此類在市上供給民衆音樂的低級歌女一定不少。

第四節 安史及黃巢亂時的婦女生活

唐代最混亂的時期，便是安史之亂及黃巢之亂。在這時期，一般勞動民衆平日受盡了官家的搜掠掠取，此時還得被徵去當兵。婦女們下了機杼，又背上鋤頭，還加上戰時種種的恐怖和

賦，她們的痛苦真是深刻到萬分。兩位寫實派的大詩人——杜甫及韋莊，恰巧生逢其時，把他們的經歷見聞，用血和淚一刻畫出來。這樣紛擾的時代，這樣偉大的詩人，今特別以一節來研究當時婦女的生活情形，一定是很值得的。

牛馬天寶亂時之婦女兒！男人出征了，婦女負起民食的生產工作來，杜甫寫得說：

……縱有把鋤犁 禾生悶臥無東西（兵車行）

丈夫則帶甲 婦女終在室 力難及禾稷 得種桑與麻（喜晴）

她們同時還得顧及紡績，照樣納品給官家，如詠懷遭遇：

彤庭所分帛 本自寒女出 鞭撻有夫家 聚歛貢城闕 石間采畝女 鬻市輸官曹 丈夫死

百役 暮返空島渡

有時官家強索壯丁，她們得充兵役，如：

家中更無人 惟有乳下孫 有孫母未去 出入無完裙 老婦力雖衰 請從吏夜歸……夜久

啼聲絕 如聞泣幽咽 天明恐前途 獨與老翁別（石壕吏）

新婚的婦女，生離死別之情更是悽慘，如：

嫁女與征夫 不如築路旁……暮婚晨告別 無乃太匆忙……自曉貧家女 久致羅裙裳 羅

裙不復施 對君洗紅粧（新婚別）

她們還直接受到戰爭的蹂躪，不但敵兵掠奪婦女，連官軍都有同樣的行為，如：

戰前兵馬聲號雄 經暴略與荒頑同 聞道殺人淚水上 婦女多在官軍中（三絕句之一）

在此期中，婦女身心雙方受到的痛苦無以復加。

黃巢之亂時，恰巧也出了一位大膽人章莊，他應舉時適逢巢寇犯關。偉大的作品秦婦吟，遂爾產生。詩中言及寇軍入城，燒殺擄掠，歷歷如繪。尤以當時婦女所受的痛苦和蹂躪，令千古以後的人驚了，也不過潸下一掬同情之淚。惟該詩係唐寫本，在敦煌發現，前後殘闕，尙近千字，茲錄於下：

秦婦吟

（上闕）南鄉走入北鄉城，東走走向西鄉避。北鄉諸婦咸相避，戶外奔騰知走避。蓬蒿荒
棉乾地動，萬馬雷聲從地出。火送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衙烟燼爛。日輪西下寒光白，上帝無言
去歷歷。陰雲氣若重圍，口著流泉如血色。紫氣漸隨帝星移，妖光暗照口星析。家家流血如
泉涌，處處冤聲動地。婦使奴姪盡歸然，嬰兒襁子皆生聚。東鄰有女眉新畫，傾城傾城不知
價。長戈揮得上戎車，回首香閣淚盈把。旋抽金線學縫旗，縫上羅襦教近身。有時馬上見良
人，不敢回頭空淚下。西鄰有女莫仙子，一寸橫波剪秋水。妝成只對鏡中春，年幼不知門外
事。一夫既上堂，斜袒半臂欲領恥。牽衣不肯出來門，紅巾香脂刀下死。南鄰有女不記
姓，昨日良媒新結褵。琉璃階上不聞聲，翡翠簾前空見影。忽疑庭際刀刃鳴，身首分離在
橫頭。仰天掩面哭一聲，女弟女兄相入拜。北鄰少婦行相促，旌旗雲裏扶眉綠。已聞擊鼓振
旂

門，不覺樂上重屋。須臾四門火光來，欲下危梯梯又燃。煙中大聲急求救，梁上懸屍已折灰。妾身幸得全刀鋸，不敢踟躕久回顧。旋旋雲霄逐軍行，強展雙眉出門去。荷星從茲不得歸，六親自此無尋處。一從陷賊經三港，終日憂鬱心肝碎。夜臥千宵劍戟聲，朝餐一味入肝肺。屠殺經入堂成款？寶貨雖多非所愛。蓬頭面垢眉猶赤，使使橫波看不得。衣裳頗似舊官異，面上誇功題作字。拍盡多士盡公猜，國賓諸郎皆鬼魅。還將短髮與軍需，不屬朝衣國朝服。朝持銀箋作三公，倒吸金魚爲同用。朝添朝朝入朝堂，喜見喧呼來前市。一經五鼓人驚起，聲喧喧爭趨竊。夜來探馬入黃城，昨日官軍收赤水。赤水去後一百里，朝若登兮暮應至。因從馬上嚼香酥，女伴聞中舊生喜。官軍爲此日銷，必謂新魂今日死。邊邊走馬轉馬急，又道軍前金庫入大臺。小臺相連臺，三郎四郎抱鞍道。汎汎數日無消息，必謂軍前已倒臺。殘旗掉劍却來臨，又道官軍壓賊。四面從茲多厄運，一斗黃金一斗深。尙恨關山食水皮，黃真標上割人肉。東南諸絕無糧道，潯陽諸平人漸少。六軍月外侍僮僮，七架營中填餓殍。長安版蕞今何有，版市荒街委首秀。采樵研穀寄園花，修築殘廢御街柳。華汗遺穀皆消散，甲第朱門無一半。合元殿上猶龜行，花燈樓前剩蠟燭。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淒涼無故物。內庫燒完錦綉灰，天街踏盡公卿骨。來時曉出鴻東陌，坡上風煙如霧色。路旁時見游奕軍，坡下絕無迎送客。前陵東與入烟絕，樹銷歸山金翠滅。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長□月。明朝曉至三峽路，百萬人家無二戶。破落田園但有蒿，撲殺竹樹皆無主。路旁試問金天動，金天無語感於人。廟前古柏有殘

折，登上金爐火塔。一從狂寇陷中國，天地晦冥風雨黑。案前神水祝不成，壁上陰兵驅不得。開日從微口發思，危時不助神道力。我今恍惚掛蒼旄，且向山中深隱匿。箕里遺書不曾雨，天上猿猴無處覓。旋教魔（下闕）

第五節 勞動婦女的不平

本章與前章已論當時勞動婦女的生活狀況，爲一斑大槪。她們雖然極端忍受各種委屈，然而不平則鬥，她們反抗的呼聲亦顯是異常嘹亮，她們最痛恨官宇和朱樓上的貴族婦女的不公，却會作種種。如白居易所流行云：

誰謂何人衣者誰，越溪姝女進宮庭。去年中供宜口勤，天上取糧人間緣。廣爲衫袖長負帛，金斗度法刀剪紋。

她們這樣小心翼翼地紡織，可是享受的人怎樣呢？

昭陽婦人思正深，容衣一對值千金。汗沾粉污不再著，良士諸君無信心。最後作者用哀求的口吻代她們訴苦說：

絳綃帳底費功績，莫比時當持異品。終日爲多女手珍，扎扎不得半登尺。昭陽良吏與婦人，若見絳時也愁惜。

饒然珍妙天物的人，若聽見她們這樣沉痛的申訴，也許會動一動心吧！

她們更嫉恨倡妓，怒她們「十指不勤衣袋箱」（王建宮詞）

倘若虛的嫉妒更恨恨地指着妓女說：

楚宮逐門積恨多，夜闌燈下不停梭。成綫猶自陪餐納，未值青樓一曲歌。

她們不會是一個臣謎，她們不能理解爲何自己辛苦的產品，本人不能享受，卻要白白納給宮中。寄生社會的倡妓，只憑一曲清歌便得富貴的歡心，倒可安然享受一切奢侈品。只看王建，敘怨形容貧女的寒酸，更是流連動人：

貧女獨敘惜於王，失却來時一日哭。嫁時女伴與作妝，頭戴此釵如亂風。雙杯行酒六親喜，

我家新婦宜拜堂。中年無失婿，初起猶疑在牀上。高樓翠鈿無處照，明日從頭一遞新。

貧女這丟了一枝銅釵，哭了一天，高樓鏤起上那怕失了翠釵，第二天滿不在乎地又從頭一遞新了。

又元結貧婦詞云：

誰知苦貧夫，家有愁怨妻。詩君聽其詞，能不爲酸淚。所憐抱中兒，不如山下鬼。空念庭前地，化爲吏人踐。出門望山澤，悶頭心復迷。何時見府長，長向向之啼。

可憐的貧婦，夫苦兒啼，積怨無處可訴，還希望見到府長，可以「長向向之啼」。哭求饕餮，真可謂厚道之至。庭前地已「化爲吏人踐」了，還欲謁見作父，其痛苦可以想見。

第四章 民間一般婦女的生活

前兩章便寫到下层勞動婦女和她們的勞動狀況及感覺。本章及下章却要把民間一般婦女的日常生活并家庭社會對於她們的待遇，以及她們的人生觀思想習慣何作一個綜合的概述。

第一節 少女生活

婦女的黃金時代可說是她們的少女期了。她們是天真的活潑的，如初放的花苞而領略到陽光和暖與美態，沒有經驗到生活的苦楚，沒有感到人生的惆悵，整個的宇宙在她們的心目中，永遠是金色的。下面摘錄幾首詩，頗能代表當時一部份少女的生活，如：

劉禹錫寫她們春日遊戲：

何處春深好 春深幼女家 雙雙梳頭坐 兩面綉蓮花 妝痕頻點鏡 身輕不占草 戲蝶爭

次第 紫絲綠繩斜（深春好）

白居易寫她們在家裏的情形：

姊妹十五時天仙 白日短線早地還 何處閑教學鵲語 碧紗窗下綉床前（鄰女）

蘇家少女名白信 芙蓉花暖柳黃眠 十一把鉤學點痣 十二拈針信綉裳 十三行坐學描眉

不肯迷頭白地藏 玲瓏寶帶生天樣 飄飄風袖寄教香（簡簡吟）

這大概士人官僚階級一般少女普遍的生涯：十一歲學點粧，十二學女紅，十三學烹調，以後便算成年準備待嫁了。還有商人家的女兒及青樓人家的姪女，她們的物質享受非常富裕，然而禮教觀念比較薄弱，所以她們的教育著重點亦略有不同。如李商隱寫着說：

八歲偷負鏡 長眉已能畫 十歲去踏青 芙蓉步裙軟 十二學彈箏 銀甲不待卸 十四歲六親 雖知猶未嫁 十五泣春風 背面紅羅下（無題）

她們學點粧同年比較早，十歲參加踏青，十二歲學音樂，教育不注意女紅烹調，而在意社交與音樂。因為門第不高，出校較難，十五歲恐無人問津，便要背人偷泣春風了。

至於勞動階級的貧家少女，她們比較先看到人生的悲哀和世態的炎涼。當她們出去踏青的時候，見閨人家的婦女扮得天仙似的金碧輝煌，引起遊客的注意，反過來自顧布裙荆釵，相形之下，未免見羞。李山陰寫着說：

平生不識粉衣裳 偶犯荆釵羞自傷 鏡裏厭厭誰看絕 人間多自重紅粧（貧女）

貧家天然生得怎樣美麗，沒有衣飾，仍然不能惹人注意。加之當時社會的趨尚，裝點重門第嫁奩。貧女敢不起登宮闈從，往往悲怨因中。那時在他們不但是一種悲哀，而且是極大的恥辱。白居易又拉直嗓子大叫不平：

天下無正聲 悅耳即為娛 人間無正色 悅目即為姝 顏色非相遠 貧富則有殊 貧為時

所乘 富爲世所趨 紅樓富家女 金線榜羅裙 見人不發手 婚疑二八初 母兄未開口
已嫁不須與 緣何貧家女 服笄二十餘 荆釵不直錢 衣上無真珠 幾個人欲聘 臨日復
踟躕 主人會良媒 盤酒滿玉堂 四座切勿飲 恐我歌兩途 富家女易嫁 嫁早難其夫
貧家女難嫁 嫁晚孝於姑 聞者欲娶姑 妻意何如（續婚）
富人苦口婆心，比較貧富女子的優劣，勸人娶妻以賢不以財，理足詞正，在當時社會上總該喚
醒一些拜倒黃金的人罷！

第二節 婚後生活

第一節裏已充分地暗示了一般少女的出嫁期，大概是在十五歲左右。白居易《古詩》有兩句
說：「無媒不得過，年忽過三六」；十八歲尚待字閨中，就算逾期了。

婚後便算託終身於一男子，一生居男子家中，日常工作除服侍丈夫外，第一要主全家的烹
調，經理飲食，如：

三日入廚下 洗手作羹湯 未嘗姑食性 先遣小姑嘗（王建新嫁娘）

怪可憐的，初到夫家廩生生地，怕不合翁姑的口味，先請小姑來嘗嘗。其次於晨昏必問起居，
侍候翁姑如事父母：

十五嫁邑人 十六失征行 夫行一十歲 姑獨守孤癯 其夫有父母 老病不安寧 其姑執

婦道 一一 細口紅 長春閑起居 恭順投心誠 蕙質自貞節 霜寒必甘學……（白居易蜀路石鏡詩）

此外閒下的時間，作伴女紅；一面供給家人的衣著，一面藉此消遣閒中的閒日：

這枝花樣繡羅裙 本擬新年當小姑 自從遠却離椒室 誰能每日趁工夫 針頭不解愁眉結

這上出春閒裏的少婦，閒時則紛然有所思的種種。假若家中人口過多，白天忙不過來，那末夜

間閒下還得伴女紅。此時夜裏無伴，一燈孤的更鼓把自己的身世以及萬種離情愁緒都引上心頭，隨口流淚。徐夤和白居易各有一篇很相類的描寫，如：

切勿夜間冷 微燈共燈心 玉釵紅淚滴 金燭彩光圓 輕手縫羅帶 嚙破綉裙絃 相思咽不語 回向錦屏眠（白居易）

寒月沉沉洞房靜 真珠簾外柳梢影 秋窗欲下手先知 燈底裁縫剪刀冷（寒閑怨）其實另有一部份人在另一個環境裏，过着輕快無愁的生活。他日事敗歸還鄉，盡其享受人生樂事。如：

閨中少婦不知愁 春日庭散上懸檠……（王昌齡閨怨）

又延續描寫一位民家少婦，因女弟選入宮中有寵，一門輝貴，任意出入宮中，異常嬌奢自負。詩云：

妻年初二八 家住洛橋頭 主戶臨廳道 朱門近御溝 使君何暇問 夫婿大長秋 女弟新承寵 諸兄近拜侯 春生百子母 花發五娘樓 出入千門裏 年年樂未休（相逢行）

又有一種富家的姬妾，仗恃丈夫的寵愛，成着優遊自在的生活。如前作者的王家少婦：

十五嬌王昌 盈盈入畫堂 自矜年最少 復倚婿爲郎 舞夢前溪綠 歌憐子夜長 聞來門百草 竟日不梳妝

在中層以下的社會，而教的纏綿非常隱弱，固不住許多浪浪的少婦。她們知道怎樣利用大好的春光。臨到西歸的深寒好來作代發呢！

何郎姿深好 春深少婦家 能倚新榮曲 自誇入時花 追逐同遊伴 平章貴似車 從來不

賣馬 故道幾時斜

這大概是青樓裏的少婦或商人的姬妾，也許是民間門戶不高的家庭裏的少婦。她們頭上沒有無形的枷鎖，很自由的出入。在戶內時則唱唱登登梨園新製的楚曲，或剪製時樣的花朵，到了戶外或乘車或騎馬，並且還故意露着香兒，在馬背上表現那百無拘束的模樣。不必像另一部份的婦女，要保持門戶及地位，被鎖在深閨裏或高樓上，對着春光嗚咽，徒歎清池水似的年華。

第三節 出婦

已婚的女子，唯一個願望便是永遠保持主婦的地位，希冀與託身的男子生要偕老死要同穴。

可是命運安排她們的苦樂，不由本人作主，却繫之於丈夫及兒子身上的。因為她們被責成最大的貢獻就是生育子嗣續香火。假若不幸因為單方或雙方或至於純粹對方生理的缺憾，不能生育子嗣；那末她們是失了唯一應有的功用，按古禮要殺出。白居易和叔之妻劉氏得現代她們訴苦說：

幾重哀苦妻 生不如死 誓將死同穴 其奈生無子 商陵追禮教 婦出不能止 舅姑明旦歸 夫妻半夜起……

這是一幅凄慘的圖畫。這位多情的詩人接若接到他自己與他的好友元微之同落在這一個命運之網中。可是他本人的主要怎樣呢？他說：

一聞無兒嘆 相念爾如此 無兒難得命 有妻倍老矣 幸免生別離 猶勝商陵氏
他自己重夫妻愛情甚於子嗣，寧願無子不肯出妻。白先生真可說是以身作則最關切婦女的同情者了。據他自己作品中的記載，他與元稹晚年均各得一子，雖然他的兒子仍然夭亡，有悼兒詩可以證明；同時由此知道一定為姬妾所出。當時唐人已盛行姬妾代替生育的功用。然而普通的民家常無力置妾，子嗣又不能沒有；所以出妻之風依然很盛。這是當時一般婦女最深到的痛苦，朝夕憂慮得失，懼怕自己的地位搖動，駭出察白來拆讓他人。張籍離婦云：

十載夫妻家 閨門無復疵 得命不生子 古例有分離 託言身同穴 今日事乖違 念君身棄捐 誰能強在茲 堂上見姑嫜 長跪請離辭 高堂掛我身 哭我於路陲

足見這是一位極賢良的主婦，只因無子使得請出。此種無理由的虐待和殘酷，令人髮指。

第四章 棄婦

男性既有片面離棄妻子的自由，此種權利的濫用，不但無子可以作離棄的理由，有時因為男性自私喜新厭舊，而遭離棄的婦女，亦不在少數。白居易說得最清楚：

……若比人心是安流，人心好惡苦不常……與君結髮未五載，忽從牛女爲參商……何見如今世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爲君新衣妾，君聞蘭麝不覺香，爲君盛容飾，君看金翠無顏色……（太行路）。

只因被丈夫厭棄了，無論如何殷勤善處，只落得動輒得咎，雖蘭麝不香，美容亦無色了。

此外還有一最無理由而遭離棄的因素。唐人好遊，或訪友或遊玩名勝，常一出門，經年不歸。男子可以四海爲家，讓年青的妻子在空閨裏，年年對着春花秋月，情絲縈迴，啼嗔嘆息，等他自己經年過了，這與妻了，隨處一見昔日如花的美人，已是半老徐娘，不堪爲妻了。他們的婚姻原來就是建在偷常觀念和宗法制度上的，雙方並無根深蒂固的感情，婦女只憑色和心計去獲得男子的愛惜。等到一別若干年，起初一點兒恩情早已忘懷；加之容顏已衰，乍一見面彷彿陌生人一般。且這頗況描寫的棄婦說：

結髮日未久，離居隔山川，家家遊歡樂，屢妾空自憐，及此見君還，君時妾已老，物時意

哀鴻 窮親方妍好 抱恨出故房 傷心極秋草……不忿君棄妾 只嘆妾緣薄 昔更初嫁君 小姑才倚牀 今且辭君去 小姑如妾長 何須語小姑 莫嫁如兄夫（樂府詞）

這是何等的沉痛！最可憐又可嘆的，就是不忿丈夫棄她，反怨自己命運薄；受了委屈還自艾自恨，正因為這樣更足以深刻她的痛苦了。比較伶俐的婦女會百般設法在她返遊的丈夫記憶中，不時喚起他對自己的印象。如薛媛寄自己的一幅寫真給客中的丈夫，並題有詩云：

……淚眼臨將易 愁腸寫出難 恐君揮忘却 時展畫圖看 如此用心亦良苦矣！

另外一種貧家女，因姿色過人給五陵闊少看上了，嫁作妾門之妾。不多時的喜愛，又是一幕迴轉的悲劇：

妾本露家女 不識貴門儀 託枯持玉斧 交結五陵兒 十日或一見 九日在路岐 人生此夫婦 富貴欲何為 怨女莫學高 女心願何宜 宜以嚴相守 不願貴和離（李益雜曲）

因為好處是嫁給富家，此時悔但已無及了。

還有夫指出征多年，功成回家，封侯拜相，或因考試及第作了高官；夜夜燈下計算隨期的妻子，滿腔希望與丈夫同享富貴，結果遭了離棄。白先生又描過一位棄婦，不但遭棄，還得撇下懷中的幼子。母子分別時，哭得天昏地暗白日無光，極盡人間的慘事，如：

母別子 子別母 白日無光哭聲苦 關西驍騎大將軍 去年校場新策勳 勅賜金錢二百萬

洛陽迎得如花人，新人迎來舊人棄。掌上蓮花眼中刺，迎新棄舊未足悲。悲在君家留兩兒，一始扶行一初生。坐一行哭索人衣，以汝夫婦新離絕。使我母子生別離，不如林中鳥與鴛。母不失雛雛失離，父似園中桃李樹。花落隨風子在枝，新人新人門我語。洛陽無限紅樓女，但願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勝於汝（母別子）

最沉痛的就是末段咬牙對於新人的警告。唯一可能存希望的報復，就是將軍再立功，地位更高了，勢必要娶更好的新人，使她也嘗嘗目前的痛苦。實際上新人也並不是真正的敵人，因為她一樣的也是一朝不保夕的可憐蟲啊！白居易寫着一同樣性質的慘劇說：

我本白頭女，結髮事富家……良人近封侯，出入鳴玉珂。自從富貴來，畏爾讒言多……客光未銷竭，歡愛忽離絕……（續古詩）

這裏分明說丈夫富貴了，妾腰也多了，因此她自己的地位發生動搖；本來是掌上玉，現成眼中釘了。

出嫁棄婦的出路怎樣？請看頭現棄婦詞說：

古來有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還妾何處去。舊家零落盡，猶哭來時路……

她本來就附屬於男子的蔭庇之下，家庭及社會均沒有她獨立的地位。現在被保護她的男子棄了，生活失了保障，受社會的歧視，也不容易重嫁，如頭現棄婦詞說：

如此憔悴顏，空將舊物還。餘生欲有寄，誰肯相牽攀。

同時她們自己在心理上也是不願再嫁，如：

婦人貴結髮，寧有再嫁資（同上）

何況再嫁的機會尚很稀少呢？她們那樣無條件無保障地被逐出夫家，一生就算完了。

最後還有一種特殊情形，因取不到夫家主婦地位而遭逐出的，現在且聽她自述：

憶昔在嫁爲女時，人言早動有殊姿。婦姑兩鬢秋蟬脫，宛轉慙娥越山色。

她生得很美麗，同時爲女生活是很憂滿：

笑隨戲伴後園中，此時與君不相識。妾弄青梅憑短牆，君騎白馬傍垂楊。鸞頭馬上遙相顧，

一見知君即斷腸。

這時彼此傾心，互指松梅爲誓，相與私奔：

知君斷腸共君語，君指直道松花樹。段若松柏化爲心，暗合雙鸞逐君去。

那知當時禮教是不容納私奔婦女的：

到君家中五六年，君家大人頻有言。聘賜爲妻奔爲妾，不堪主尉奉羅襪。

因爲沒有經過六禮的手續，取不到主婦地位而被逐了：

終知夫家不可住，其奈出門無處去。豈無父母在高堂，亦有情親滿故鄉。潯來更不通消息，

今日悲差歸不得（非底引銀瓶）

這恐怕是白居易作品中最慘的悲劇了。社會的制裁家庭的碾壓，使得一個沒有生存能力的弱女

走上末路，真夠慘了，想當時這類例子很多，此不過千百中一代表罷了，

第五節 選婦及商人婦

唐人詩中出乎意料之外對於寡婦的描寫很少。大概是因為當時在理論上雖有這樣或那樣寡婦守節的提倡，如白居易列女傳云：

婦節相持焉 爲終含憂死 貞婦貴可夫 時生有如此 波瀾誓不起 妾亦井中水

實際上終身到社會一般的禮義，也許引起多數人的反感。如白居易本人就是文化階級的領袖，在他作的婦人苦寒過，爲婦女大抱不平。唐代公主再嫁的就有二三十人。（註一）選韓愈自己的女兒也去夫死再嫁的。（註二）社會既不反對再嫁，并且對於倡節守節的寡婦，一定還常常尊敬，她們精神也得着安慰。因此詩人們也就轉移視線不去注意她們了。

此外還有一類婦女，過着另外一種不同的生活，而且佔的百分數很高，那就是商人婦。唐代國內外貿易甚發達，經商的人一定很多。可是那時交通多憑水陸，而且又無汽船快艇，常經年累月不能由一處到達另一處。因此商人的家就在船上，所以商人婦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種風味，且看下面白居易描寫的一位劉商太太：

劉商婦 多金帛 不事田畝與桑桑 南北東西不失家 風水爲鄉船作宅 本是揚州小家女 嫁得西江大商賈 縱得富去金銀多 皓腕兒來銀釧窄 前呼若頭後叱婦 同爾底何得至

此 唐作顯兩十五年 不屬州縣居天子 每年恩利入官時 少入官家多入私 官家利源私
家厚 田畝商賈遠不知 何如江頭魚米賤 氣餒黃橙香稻飯 飽食纔棲依畫樓 兩朵紅腮
花欲綻 商賈 有幸終與商 終朝美飯食 終歲好衣裳 好衣美食有來處 亦須慚似桑
弧羊 桑弧羊死已久 不獨昔時今時有 且商婦也

這是很真切的記述，不但活現出商婦寄適的生活，連當時與商營業的情形亦給了一種指示。
當時的與商太太們恐怕是最幸福的了。一方面境遇物質的享受，他方面隨着丈夫得遊四海，見
過多少名勝風景，閱歷過多少異域奇聞，總們的精神一定比陸上的婦女自由愉快多了。

註一 宋祁：新唐書公主列傳

註二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第一一九至一二一

第五章 民間一般婦女的精神生活

第一節 已婚婦女的精神生活——離俗感與

當時社會特殊的背景直接影響到婦女精神生活的，第一是全國的好武精神。尤以初唐到開元，上下一致崇拜武功，太宗特置凌煙閣以事鼓勵。唐人有一首詩可以為證：

少年天子重邊功，親到凌煙畫閣中。數覺勳臣寫國本，長將勳義作屏風。

表現一般人所崇拜戰爭觀念的，如：

丈夫三十未當貴，安能終日守筆硯……（岑參《山房石壁》）

許國從來徵府室，題年不如在戰場。將軍天上封侯印，御史臺中暴姓王（前作將九曲詞）
馬上寢殿，沙場立功，殆為每個有志的男子的夢想和事業；且進退無忌，封侯拜相，便是那夢想的實現，能引起多少人的崇拜和羨慕。當時昇到官階的普通職事在縣，給與間中一般婦女生活和精神上的影響，非常的大。前章已略言及。原因是戰場上的榮譽可以消滅男子優待中一切的回憶。婦女則不然，深聞這幾年平凡單調的生活，在在與戰場上的榮譽相依，其人已非，一願勞心而着成效，踏出了玉門關到了沙場，整個精神生活消溶在粗獷的屠殺裏。春天的楊柳，

秋夜的明月，早晨的黃鸝兒，夜闌的更鼓，無一不使她們感到思念征夫的刺激。因此她們心頭的離情別緒，枕畔的相思斷淚，所積成的詩歌，在唐人詩中大放異彩。茲錄數首以見一斑：

……拾得獨居妾 迢遞長征客 君恩功名時 妾憂生死隔……（白居易《古詩》）

打起黃鸝兒 莫教枝上啼 啼時驚妾夢 不得到遼西（金昌緒《春怨》）

閨中少婦不知愁 春日凝妝上翠樓 忽見陌頭楊柳色 悔教夫婿覓封侯（王昌齡《閨怨》）

妾家臨渭北 春夢遼西 何苦朝朝暮暮 年年事鼓鼙……（沈佺期《雜詩》）

看花無語淚如傾 多少春風怨別情 不似玉門關外路 夢中昨夜到邊城（歐陽修《閨怨》）

孟郊有一首古詩，寫得更悲絕悽切：

落子守戍邊 佳人莫相從 去來年月多 苦愁改形容 上山復下山 踏草成古蹤 指定入

空房 無憑乍從容 啓牀理針線……（爲白美琴……欲寄未歸人）

我們現在再看一位女作家寫的個人經驗，她的丈夫名叫裴悅，遠征「匈奴」（外族）久

不歸，她日常愁鬱憂鬱，思慕悲切，寄征衣及詩與丈夫，情意分外真切，令人淚下，如：

時間寒窗聲唧唧 紗窗只有燈相伴 幾展春綺又懶裁 離居空送金刀斷 約想儀容持尺刀

……惆悵無人試寬窄 舉袖勾殘淚紅絳 書中不盡心中事……

其次邊官的風氣也有着同等的影響。因為交通的阻礙妓女的充斥，一般官僚多習慣不攜家眷上任，把青年的妻子留在空閨裏一年年在她憔悴。還有青年士子入京就試，考取後常直接赴

任所，另置娼妾，不高興納這回家接取妻室，一旦不幸下第，更覺無顏歸家，寧願在外流浪，讓閨中的妻子，朝朝暮暮計算歸期。加之那時無郵訊機關，當若干年後此不知下落，這樣更加重婦女精神上的痛苦。例如白居易長相思云：

珠箔籠寒月，紗窗背曉燈。夜來巾上淚，一半是冰。

其他如：

驚鴻紅旆明月中，自強自威開低容。絳唇指咽聲停處，別有深情一萬重（夜等）

春風搖動日東來，折盡楊花幾處梅。唯餘思婦愁眉結，無限春風吹不開（思婦眉）

無一字一句不是沉重地沒有這們談話的體情別緒，還有一位女詩人寫給赴教的丈夫杜燕說：

丈夫重志氣，兒女空悲啼。賦含有厚得，君但進還妻腹實。寒愁切切之情溢於紙上。後來杜燕考試及第，又進一層憂慮，怕得了富貴忘却親娘。又寫給丈夫說：

……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歸眠何處棲

又代杜燕寄詩給他的情人說：

無金可買長門賦，有恨空吟白眉詩

用心之苦，可謂至矣。

此外商人婚姻隨着丈夫四處經商的，固是相當幸福，可是有重利不重情的商人，或者是別

有所戀，他們的妻子總在家中，生離的痛苦，也不要於征夫與親近。白居易的詩，人口的流亡，行，便是顯明的例子。爲篇篇所限，不能錄出。李白長干行描寫一商人婦，精神的痛苦較之鴛鴦行似乎更進一層，如：

妾住湓城望遠處，離郎不肯歸。離郎長干人，沙頭候風色。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去來悲如何，足少離別多。九月到，妾夢越風波。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雲霧暗無邊，行人在何處……自憐十五餘，顏色如花紅。那作商人婦，愁水更愁風。

她白日的思君，晚上的夢魂，伴着丈夫的行程，到了一處又一處。夜間狂風起了，立刻擔心到行人的安危。豈日愁水愁風，憂思疊迫。我想多致不能隨行的商人婦，就在此種不幸之心替下度日的。

還有許多婦女有了喜新厭舊好治遊的丈夫，她們受着離情寂寞的壓迫，精神失了寄託，常思彷彿春天的遊絲一般飄蕩無依。每當她們思風飲泣的時候，也許思潮中念念不忘的人，正在哭的男方歌妓舞女懷裏，酒飲醉時呢！她們的憂悶和心靈上的悲哀，在唐人詩中遍遍了沒痕，惜爲篇幅所限，只好從略。

第二節 戀愛或社交生活

勞動婦女的戀愛是自由的坦白的；社交是公開的自然的。她們的工作雖然沉重，呼吸却自由得很。在大自然界裏工作的場所，常給她們利用作爲社交的機會。如船娘採桑女等於第二章內已介紹過，此處不妨再述，以便與其他階級婦女互作比較。如徐彥伯採桑曲：

寒家遇水邊 指船入江煙 既見同心侶 更採同心蓮

又如白居易採蓮曲：「逢郎欲語低頭笑，羞玉貼頭落水中；」崔國輔採蓮曲：「相逢畏相失，並看採蓮舟；」口的自然，神情如繪。又郭元振秋歌的一位少年守候一采蓮女，結果失望，如：

邀就密佇立 卻羨頻迴顧 何時復來還 江中衛相過

曹邕詩云：「夕君臨桑下，更有新和聲。」李白越女詞云：「黃鸝歌春心，新花調行客。」她們根本沒有道德觀念，一切都是坦白自然，所以她們的情感生活只有活潑和生氣，而沒有沉鬱與壓抑的痕跡。

反過來看以上各階級的婦女，她們地位的表現就兩樣了。因爲有家庭及社會地位的保持，就得遵守所屬階級男性所要求的禮法；否則就罪過招來，重者白居易井底引銀瓶所敘的一位少女因私奔而遭夫家逐出的悲劇。因有種種禮法的束縛，她們的戀愛與社交缺乏勞動婦女的坦白與公開，重者在靜靜隱晦不自然的空氣裏，漸漸消失了本能中的活潑天真，蒙上一層極厚虛偽偽作的西幕。不過這種現象是宋以後才更趨深劇的。道德價值缺乏坦直，事事畏怯，是不能避免的，不敢貿然流露真情，僅發洩於怨恨與眼淚。如

看花無語淚如傾 多少春風怨別情（藏淑倫四絕）

淺淡春風花落時 不堪欲照更相思（裴羽仙代夫贈人）

去年月多 苦愁改形容 孟郊古意

西隣慈母人 衍味嗟薄命（魏氏附外）

這類的詩句在唐詩中不勝枚舉，也可說是此種婦女造成生活的反映。

其實也有少數大胆份子，不顧一切地打破禮教的藩籬，不高興日處愁城悶甚遯居詩長門賦一大套，却爲自己覓求精妙的出路；可是她們演的「羅曼史」往往是俗儂瑣瑣不自然，而且結果自然是悲劇佔多數，那能算「既見同心侶，復採同心蓮」（徐彦伯採蓮曲）那樣公開坦白呢？字詞頗美的人說：「秦女窺人不見羞，攀花趁蝶出牆頭；她們只敢藉口攀花或趁蝶向牆頭上撫摸，掩掩閃閃一點外面的春光，敲之「寶匣」搔着心，折花贈行客」（李白越女詞）的赤袒粗豪，相差天壤。

唐（元稹）楊巨源的詩中，提及一顯明的例子——中國情場千古抱恨的大悲劇——張生與鶯鶯的戀愛。元稹有會真詩三十韻描寫當時二人熱戀的景況，因篇幅甚長，不能另錄。詩之詞句異常香豔細膩，至於戀愛的結果，楊巨源的崔娘詩記載說：

清詞麗語玉不如 中興遺草雪消初 風流才子多春夢 腸斷蕭娘一紙書

楊詩前面有短序云：「鶯鶯嘗以詩寄張生，生又與巨源書，出示之，巨源歎賞爲此詩。」傳說

此卽元楨和他表妹戀愛的本事。恰與元楨與楊巨源同時，又均有詩記載。楊氏所謂張生卽元楨之假名，亦是可能的。好在此處目的不在考據本事的真偽，反正唐人有這層一回事就得。張崔的戀愛可以說是中層以上社會男女言情的代表典型。當時有一最顯明而別於勞動階級的特徵，便是雙方不敢直接言情，總得來一個第三者，紅娘一流的人物從事撮合。一切波風與失敗的禍根卽在於此，這是因爲他們習慣於禮法的拘束，仍脫不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種變形的方式和步驟。

此外還有一種悲劇，因爲門戶不當貧富懸殊，以致戀愛不能成功。無論兩個如何纏綿，也只有抱恨終身，如：

九月西風興 月帶霜華凝 思君秋夜長 一夜魂九升 二月東風興 草折花心開 思君春日遲 一夜腸九迴 妾住洛橋北 君住洛橋南 十五即相送 今年二十三 有如女蘿草 生在松之側 蔓短枝苦高 攀迴上不得 人言人有願 願至天必成 願作遠方歡 步步比眉行 願作深山水 枝枝迴遶生（白居易長相思）

這一對可憐的戀人，相隔一橋，相戀八年，終因女家太貧或門戶過低，以致「蔓短枝苦高，攀迴上不得」，有願不能成。卒願作遠方之戀或深山之木，可以步步并眉行枝迴遶生。這種纏綿之情，只有對着春花秋月，傷懷與秋。那時她真婆婆婆探遠女或描娘，可以任「陶醉在自然與情人的懷抱裏了，

那時詩法雖限制了上層社會裏一般男女戀愛與婚姻的自由，唐人風俗春日踏青却是一個開放的特殊時期，似乎無社會階級參加的，有如西洋的五月節，青年男女藉此利用作爲社交的機會。詩人的記載甚多，如杜甫題名行獵寫貴族婦女香車寶馬踏青的盛況。這時男女廣有機會接近，或同輩應酬或公開交談，都是可信的。孟浩然也有一篇大槩行獵寫一段的盛況云：

大槩行獵處 車馬相扇突 嚴裝聚草生 踏青二三日 王孫採諫歸 遊女拾遺履 攜手今莫同 江花爲誰發

此時一段的盛況，春天的花都是爲他們開的，宜及時行樂，良辰美景不可輕放過。白居易和春溪好描寫一段民間男女遊戲情形云：「尊草近遊騎，紅塵弄逸車：」「弄水遊蓮幕，翫裙少女草。」其意頗爲超邁，貴族遊戲，幾乎近於狂狂的狀態了。

第三節 服裝飾及時尚

唐代婦女是極重研究裝飾的，原因很簡單，當時的社會背景是如此，少女要想裝引起飾男性的注意；已婚的婦女也得藉面容以把握丈夫的歡心，否則「荆釵裙布」裝飾簡單的少女往往待老閨中，如曹鄴自述。

寒女面如花 寂寂花對影 况我不容客 甘爲厭陰井

至於已婚的婦女，更是注重修容，取悅嬌兒，唯恐色衰愛弛，失掉丈夫的歡心，媚惑男性的心

却既深刻，裝飾之程度也自然登峯造極。或是指寫女性對於裝飾的心理說；

女伴則來說：知君欲棄捐 燭板明鏡下 卷到螢窗前 有酒沾顏粉 無情理管絃 不為幾巧笑 更道向誰憐（古樂府）

婦女既然為嬌惡男性而裝飾，一旦進了這彀，無人欣賞她的巧笑，自然也就無庸再事裝飾了。當時婦女的裝束，鉤心鬥角，爭奇立異，凡事太過極端則流於怪，引起這位素來尚情好女的老詩人白居易破題兒來大大地罵一頓，如：

時世粧 時世粧 出自城中傳四方 時世流行無遠近 願不施朱而無粉 烏膏注唇唇似泥

顰眉畫作八字低，新樣黑白先相宜 粧成盡似含悲啼 圓環無縫堆綠樣 斜紅不暈綠面狀 青團圓髮樣伊州中 幸有見之知有戒 元和時猶君記取 楊堆兩樣非時風（時世粧）

這就是當時外國的「洋粧」，然而為唐詩有點像清尼尼了，不但不結引趨美成，反倒失去自飾的本能，假若白先生坐在今日，看見百種化的「摩登裝」，又不知作何感想？

大致說來，當時的貧女除了一些粗粗的脂粉外，裝束是很簡單的，他們的經濟力只能容許她回到織布裙；而多到買價廉貨品而已，如王建的先敘惡反陸得非常顯明。至於富家女商人媳女以及宮庭中的貴族婦女的裝束，是五花八門式樣百出，尤以天寶年間京間元極盛之後，漸內富麗繁榮，上下日於奢侈誇耀，發之國祚漸定發達，人好學胡裝以為時尚，當時胡裝紀載傳於好交遊的影界皇后，新樣一翻，六宮仿效。杜甫詩人行為寫貴族婦女的衣裳記；

綉羅衣裳照華容 盛金孔雀銀麒麟

頭飾；

頭上何所有 翠微鈎葉垂雙眉

背面怎樣？

背後何所見 珠壓腰帶穩稱身

總而言之，從上到下是一身珠光寶色，炫耀欲昏。再看徐貴妃描寫的標準宮裝：

由來稱獨立 本自號傾城 柳葉眉生發 桃花臉更生 曉搖金鎖帶 步即玉環鳴 綉履立

○寶履 紅衫縫織成 懸知一顧重 別覺輕履輕（賦得北方有佳人）

按貴妃太宗時給封才人，此詩從頭至尾細膩的描寫，大概可以代表當時宮中的時尚。其中最足注意的，就是人們所欣賞女子的病態美，由來稱獨立，本自號傾城，「綉履宜寶履」，「別覺輕履輕」，都含有同樣的暗示。自南齊東晉侯選全這合而足步其上，謂之「步步生蓮花」；男性所欣賞婦女行起路來乘一種弱不禁風的姿態，大概此即穩足觀念的由來。另一方面，男性所細觀，因為女子細的時候，細腰特別顯得曼麗，嬌態橫生，惹人憐愛，所謂「楚王愛細腰，宮中多餓死」，於是細腰一直成為婦女美的標準之一。奇怪這種病態的細腰美，幾乎是世界性的，西洋婦女向來高跟鞋以及上階梯時受男性挽扶，無一不是討好男性的心理表現，不過多數人習之若素不以爲怪罷了！若仔細推究其潛在的原因，不要忘記大多數男子都有好勝的心

裡，喜歡對方比自己弱而低能，這樣可以向她俯仰施恩，表示自己高超的德力和寬宏大量。還有婦女的眉，也是歷來最有研究，如僧法宣和趙王假故題教云：

境中畫廣眉 宮裏束橫腰

又選此比紅詩云：

只如花下紅兒愁 不藉城中半額眉

足見中唐時唐間有一個時期民間是時着廣眉的，又吳融云：

眉邊全失翠 額畔半留黃（似得欲曉看妝面）

畫眉黃額，到底不知怎樣個模樣，但是中唐時宮中非常盛行黑頭畫眉，如徐凝宮中詩云：

一日新妝掛舊眉 六宮爭畫黑頭眉

唐代婦女無不貴翠眉着裙，不過貴家只是粗織布裙，如：

平生不識綺衣裳 聞犯金銀衣有傷（半山前貧女）

富貴家穿着絲縠，而且兩面綉花，若劉禹錫詩云：「兩面綉裙花」，最時尚綉芙蓉花，如

李商隱無題詩云：「裙綉芙蓉小」，又「屏裏微風語芙蓉」，同時婦女對於顏色的嗜好，多為

紫、粉、朱、翠等嬌豔的色調。

唐代婦女不僅是是可脂膏的，詩人對於婦女的髮、頸飾、衣著、面、眉、唇、更都有極細

膩的描寫，獨對於脚則付闕如，即提及亦是普通的描寫，如：「遊女新裝樣樣嬌（孟浩然大田行），

「珠履穿房上蘭閣」(沈佺期七夕詩)，「荷香露滴暗疑珠」(王涯宮詞)等等，不像後來的人對於婦女的足去着意刻畫，原因是：婦人既然都是正常自然的天足，也就不必去注意牠的大小了。

「金蓮」二字在近人看來，就是纏裹的三寸小足，可是在唐詩中並不常見「金蓮」字樣，只有中唐以後李商隱詩數次提起，然而作者明明指出是歐陽唐唐的故事，並非有意談婦女的足，與其言大抵當時時趨已成實象，不敢明言，只藉此發揮興亡之感，以資警惕之意，如：

憶昔瓊樹朝朝見，不及金蓮步步來(歐陽朝)

但是正面對於天足描寫的詩還很多，如李白趙女詞：

殿上足如霜 不著弱頭履(趙女詞第一首)

一雙金釧履 兩足白如霜(第二首)

但當時有纏足之風，吳越女子無有不趨之若鶩的。

只有吳融的一首無題詩，有兩句若實可疑，詩大概是寫的妓女，如：

舞轉輕羅雪 歌罷漢漢塵 漫遊多少夜 惜恨不知晨 玉筋和妝裏 金蓮逐步新……

「金蓮」發現在唐詩中描寫婦女實際的日常生活的，恐怕還是異常新鮮，按吳融昭宗時人，已近晚唐末葉了。前面已提到，唐人對於女子弱態美的嗜好，已有更進一步的趨向，也許此時女子小足為美的風氣已開，不過不一定是如後來必得纏到三寸，大概總是注意到人為的約束，不致是天然的肥了！

第六章 妓女生活

第一節 妓女的產生及其教育與技藝

唐代是中國妓女繁榮期的開始，她的紀錄提高，影響到當時社會和家庭的生活，實非淺鮮。妓女產生的原因，直接間接的很多。現在只提出三個與當時特殊背景有密切關係的於下：

第一、因唐人好武的精神。男子多以從軍為成功事業的捷徑。或出征，或戍邊，或因叛亂被徵召兵，壯丁既多從軍，結果女多於男，造成了許多怨女。上層社會的婦女，可以作作詩，流流漢秦發洩心中的情感。一般平民婦女在那種貞節觀念比較薄弱的社會裏，是很容易流為官妓或者是私娼的。唐人詩中常發見貧女漢秦有樣如妓的諷刺，足見當時妓女的地位，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並不如今日的低下。

第二、因天質之亂，投動了每個角落裏生活的安定。農民婦女因兵亂流離無以為生，轉為娼妓的很多。加之商業發達的社會，人民習於奢靡，物質的慾望，享受和虛榮心的驅使，是促使妓女指數最大原因之一。農村中有姿容的少女，常有自願為妓，或被貴族官僚以重價買去充當家妓的。

第三、因需求方面的迫切，這是最後又最主要的原因。唐人好以風流和尚，詩人最喜目與妓女飲酒閒唱，命為高雅，於是妓女成了社交場中必有的點綴。這不但在中國，在古希臘亦有極其類似的現象，英人荷治在包羅西女人的故事一書提到希臘當時的倡妓。大抵荷治見到的良家婦女，得不到社會，受不到教育，日常只學紡織和烹飪，十五左右的年齡嫁給人作主婦，操持家務，實際上婦女真正的勢力和移動倡妓方面去了。因為男子本能地與聰明的婦女交際，只有倡妓本來沒有社會地位可失，行動自由，可以任意接近異性，這種地位倒反可以從官學家和聖人那里得到多量的教育，夠得上與男子作精神上的交換。（註一）荷氏這一段年來已和唐代妓女之形勢和地位，再仔細也沒有了。當時的妓女的確是善談吐能寫作，文化階級的領袖自公卿以降，無不與妓交往。所以其時妓女多集於文化中心或經濟中心如長安洛陽及揚州等處。因此即門定商賈資本發達及文化人提倡風雅為造成唐代妓女繁盛的兩樞紐動力，亦未為不可。

妓女在理論上是較高於禮教之外，社會上與家庭中都沒有她們的地位的。雖然日常接近的多是風雅上流人物，可是在他們的觀念中，並沒有尊敬她們的意識，看她們只是供消遣娛樂的工具而已，所以比較高超的妓女，在物質生活上是相當舒適，但在精神上却有她們的痛苦和悲哀，如徐月英自敘說：

為失三從泣淚頻 此身何用為人倫 雖然日逐人生寄 長夜剝教與有招（佚憶）

妓女除了必須知書識字能彈付一段官僚文士外，還有歌舞也是重如必修的技藝。書本上的

「教育並不著重博通歷史，大都限於文學的修養和欣賞。至低限度能領會詩詞歌曲字面上的意義，能會酒餘的文字遊戲如猜謎射覆聯句及說酒令等。然而妓女中往往有許多聰穎又富有文學天才者，一樣的能寫詩作曲，為一般詩人文士所傾倒，如薛濤便是很顯明的例子。不過最主要的功課還是歌唱和舞蹈。妓女無時習藝都備極嫺熟，歌曲的材料多係當時名詩人最優美的作品，輸入曲中令妓女習唱。白居易劉禹錫白居易詩一詩中有兩句說：「已習舊政布中和，又教新詞與麗歌。」又薛濤諸妓一詩中：「席上常來白君酒，歌中多唱白公詩。」歌詩打成一片，無怪詩人爭好引妓女為文學上的知己了。」

除無以外，他個還得會各種樂器，最普通的是笛、簫、琵琶、笙等，唐詩中是常提及的。所以若用近代名詞來說他個是音樂專門家，又何嘗不可！

妓女中佔最大多數的是官妓，孫楚北里誌說到當時官妓的情形甚詳。大憲請長安官妓居平康里，分爲三街，中以南街，中街爲優等，生活居住都很舒適，凡舉子新及第進士三司幕府未進朝籍或值館者，均可就館。照上面情形看來，平康里就等於文士官僚的居留處或者是俱樂部。

她們日常最主要的事務是侍宴。因爲她們在交際場中的地位，不是對泉而是工具，所以在客人酒酣興烈的時候，她們得把平日學習最精的技藝——歌舞，盡量演上勁與，目的在使宴客盡歡而散。顧況有兩首詩描寫妓女侍宴情形，非常真切：

玉作橫頭金步搖 高張香閣壽連宵 欲知寫盡相思淚 度水尋雲不用橋

汗迴新妝豈不成 絲催急管舞衣輕 落花遶樹疑無影 聞笛從風綠有情（王郎中妓席）
第一首寫的歌舞，第二首寫的舞，所謂「高張香閣壽連宵」與「汗迴新妝豈不成」二句，寫盡她們賣勁竭力討好僑客疲憊的苦況。

妓女既然有文學的訓練和體力，那末文人的風流雅集自然會她們來點綴。其中少數傑出的，一樣地加入唱和。大多數的只能當那候文人暢懷高飲時與奔放的時候，作些斟酒捧杯的零碎差使，或者甚而清歌一曲，以鼓餘興。白居易有一篇紀近文會盛況的詩，因爲篇幅的關係，只就其序略引數句，以見其概：

開成二年三月……秋於洛濱……自晨及暮，聯組交映，歌笑間發。前水遠而後妓繼，左華

視而右微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美哉良辰，賞心樂事，豈得於今日矣！

唐人每遊玩山水，尤其是詩人。當然拜訪名山勝景，若沒有異性參加，是不能稱此中樂趣的，那末只有妓女是唯一可能的異性山水伴侶了。白居易有一次攜帶一小妓女遊山，作了一首詩送她說：

本是綰羅人 今爲山水伴 春泉共煎弄 好樹相攀玩 笑客花底迷 酒思風前亂（遊示小妓）

堂堂的白學士，這時也天真異跡，與小女孩一同弄泉攀樹，戲逐花底，當時的樂趣簡直使他澈底忘形了。

還有迎送朋友的宴會中，妓女也是必隨奏技賡續餘興的，如「應從歌妓筵，樂任狂人爲，」（杜甫宴戎州楊使君）「妓筵今夜別結愁，客棹明朝向鏡湖」（白居易代諸妓送周判官）等詩句中，可以觀其大概。

妓女的養成，實際上是用爲封建社會裡敬化的學。紀妓女當作財源或工具，使她們的生活趨向這種畸形的發展。良家婦女的生活限於家庭，生育嫁娶是唯一的職責，她們只度了一半的生活，佔有一半的人生經驗；人少不了家庭生活，同時社會生活亦有若同等的需要。男子有時利用妓女來彌補這種缺憾，因此在家庭之外，又另有一羣妓女的存在爲對付這種需要。她們有一切社會行動的自由，可是不能享受宗法制度下家庭裏的權利。唐人嗜好社交生活，妓女

的地位在原則上本來是平等的，只有經濟的鴻溝，才把她們打入十八層地獄裏。她們當時採用的不是人與人平等交往的方式，而是以金錢為交換買賣的方式。這樣只有經濟的困窮才把她們從人的地位，降落到被人玩弄的工具。因其在她們的交往與接觸中，沒有真情，缺乏真意，自然還不是妓女去身的錯誤，而是社會經濟制度上的錯誤，因為妓女的經濟一向是不能獨立的。妓女們買賣的方式，強硬取復男性使用的代價為收入，她們的生活費由男性負擔進行抵償。杜甫詩中有兩句說：「笑時花在眼，嬌處顰眉頭。」也說明當時妓女的生活。杜甫詩中又說：「此後但將妓女的代價為抵償。」

然而兩性間交往採用買賣形式，換言之，即男性以金錢交換，女性以金錢換取，這中間固然有男性對女性的尊敬心以及相互間的真正情感。所以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妓女是與妓女沒有分別的動物。這是事實造成的必然結果。何能避免呢？然而出乎意料之外，中國妓女紀錄史上何出了不少超乎金錢之上，可歌可泣動人的戀史來。杜牧詩中有這樣一段故事說：「當時態態太厚，悅一妓，將別約至都相迎，妓思之不已，疾且甚，乃引其從者之，夕歸婦曰：「願隨生至可以為伴，并附有一詩：

自從別後記客光 半是思郎半恨郎 欲識客來愁發處 為奴隨取綰金箱
寫完紀筆而逝。以後歐陽修並沒有與約，再來看 信及於物，也、信而卒，其他類似的故事，散布於記載的很多，不能備錄。

官妓的生存，可以說完全憑着色彩，一旦色衰勢退，下半世的出路，是她們最大的憂慮。在唐人詩中可以看出以下幾條出路來：

一、上等最紅的官妓，平日交遊盡是達官貴人，所入聲籍，因此很有積蓄。晚年便可選擇一安靜處歸老，謝絕人事，享受一點獨立自在的清福。如蜀中名妓薛昭敬，晚年居萬里橋邊碧幾坊，僅與名士們作文字上的通訊，而不出來應酬客人。詩人王建寄給她的詩說：

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裏閉門居。
招用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何狀也有一篇送同州故人歸老的詩說：

竹簾窺柳草窗低，佳處老傍汀洲。
玉蟾蜍冷浸塵暗，金盞花開露蕊秋。
十畝稻香新綠野，一聲歌韻舊青樓。
芭蕉半捲西池雨，日暮門前雙白鷗。

一生受盡風塵中的折磨，老來能退息於這樣清幽的境界裏，可以說是最幸運的下場了：

其次假使平日毫無積蓄，又色衰勢退，無法幹下去，那末入道觀作女冠亦頗不壞。楊巨源有一首觀妓人入道的詩說：

荷令歌道北星亭，翠嶺紅粉微雲屏。
舞衣施盡餘香在，今日花前學鶴經。

三、最下的出路便是趁色衰勢退的時候轉為家妓，給達官貴人作姬妾，這樣下半世生活可以獲得保障。對於她們在下面家妓一節內當再詳述。更次一等的便是嫁給平民或商人作妻。最賤賤人口的琵琶行，便是白居易描寫的一個官妓，終為商人婦，老境頗為悽涼。

除了上面的出路以外，最慘莫過於流落不爲人知，失去依歸，變爲酒家女一類的私娼。杜牧有一首長詩說得好，在他的序中寫的這是一回悲劇：「太和三年吏部沈公爲宣慰，好好年十三，以善歌樂爲中，後年後復見於洛陽，已過時已歸爲酒家女了。杜牧感歎說：

爾來未幾歲，鼓瑟高陽徒。洛城重相見，綿綿爲當殢……（我好近

唐詩時這一過，目前冷落，不得不作酒家女以謀生活了！這樣的結局，可說是最悲慘的。

第三節 家妓

家妓的性質生活，似乎較官妓略有保障，然而她們的地位，則慘況之下，降落到十八層地獄裏去了。官妓雖然是求售於人，供人使喚，然而還有行動與意志的自由；覓食的方法雖不高明，仍不失爲一自由的小島。家妓簡直是過的牢籠生活，私人的財帛與玩具，即使能歸還主家，不長不短的使役，可是高索與自由完全喪失了。詩人白居易把她們比作私人養食的鸚鵡，一種可憐的狀況，令人憤慨不已。如：

鸚鵡籠中獨見春，芙蓉鏡裏兩眉紅。常思恩愛先別後，每日饑寒暫閉籠。人憐巧語情雖重，

爲憶高飛意不同。應似朱門歌舞妓，深藏牢閉後房中（鸚鵡）

當時貴族與達官爲方便起見，都盛行在深宅大院裏歌妓舞女，別名養妾，目的不在生育持家，而專供娛樂使喚，數數數十或百而數百不等。白居易和張深云：「何處春深好，春深富貴

家，房爲中路島，妓作後庭花。」他們家中均聘有專門教師傳授歌舞，技藝成後，凡逢喜慶宴會，便將個兒搬出來在賓客前表演助興，期在引得賓主歡而散。有時還如佔有一個古盃或一件古物的，含有互相炫耀的意義。

主人除養一個歌女或舞女，除了供給養殖以外，一舉數百費亦良非易易，有時辛辛苦苦教成了，常自己來不及享受，或因自己家道中落，不能供養而出讓他人；或爲避強質敵，使武力奪去，於是白居易用微諷的口吻成歌說：

莫愛長眉眉 莫教小妓女 後學在目前 不信君看取 馬兒快行走 妓長能歌舞 三年五歲間 已開換一主 借問新舊主 誰知誰辛苦……（有段）

可憐她的像其似的，任人輕轉接受，還有更可笑又可氣的，便是以愛妾與馬對換的奇事，如：

一面天橋千里歸 嬌姿瘦骨價應齊 乍來玉馬歸金後 催整花鈿出誘回 去日豈無枯泣 當時還有短行時 羅裙脫離添風裏 揮手揚鞭楊柳堤 教結愛妾換馬

處處以人與馬對寫，最妙的就是一嬌姿瘦骨價應齊，人臨別時的涕泣與馬回頭時的嘶聲，在主人的心坎上，竟毫無分別。

她則在案中的地位，等於一盆花一條犬，主人高興的時候，可以一諾千金的隨意送人。只白居易同時的名詩人劉禹錫，一天到李司空家飲酒，侍席的家妓色甚皆佳。這位詩人酒醒時

侯孝免與假，因就席作了一首詩，中有兩句說：「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蘇州刺史腸。」那位司空原來很崇拜他的詩名，這時更要買弄他的寬宏大量，馬上便慷慨贈與他了。

她們既然受的這樣非人的待遇，剩下的人性自然也說很少了。所以白居易說：「三年五歲換一主」，任人假借授受也不在乎。然而人究竟是人，非人的待遇並不能整個兒剝奪她們的真情。武后時有一位詩人喬知之，家中有一善歌舞的妓女名窈娘，被武承嗣奪去。喬知之悲惜之餘，寫了一首詩曰：「君不見窈娘初破曉，中有兩句云：『君若去君終不忍』，『百年離別在青樓』。窈娘得請於女中，投井而死。」

唐人詩還提到一件凶人的亂事，要寫他的妾因盼富而害死後，獨居孀子根，為以微侍書生前的厚遇，竟守起節來，十餘年不出閨門，得白居易詩後，感其不殉節，遂絕食而死。以一直被社會虐待侮辱的妓女，何知道為知己者而死，不能不令人感到流淚。

最後要研究家妓的來源。過去作這種倒立的家妓？無疑的一部份是官妓為尋求生活的保障，捐到過官貴人的金絲籠裏進去，其餘大半是民家貧寒女子，美麗的聰穎的，給富家以千金買去，聘專門教師授與歌舞，也有原來出身青樓，自幼受過妓女教育，長大後以應門作妾，亦很普遍。唐人詩中記載的很多，不勝枚舉。下面略錄一二，以見大概：

秦娘家本閬門西 門前綠水越金堤 有時散成好天氣 走上翠樓折花戲 風流太守亦曾遊 路旁忽見停華車 斗豈明珠鳥得意 紺轡迎入與城居……（劉禹錫秦娘歌）

一良好的民家女子，被貴人看上了，以大莊明珠珍寶買去作家妓，知識淺薄的小家碧玉，驟然置身繁華，未有不引以為幸運猶如一步登天似的。且看崔顯祖進魏王府中一盧姬說：

盧姬少小魏王家

綠眉紅唇倚花

魏王綺樓十二重

水晶簾箔綉芙蓉

白玉欄杆金作柱

樓上朝朝學歌舞

前堂後堂羅袖人

南窗北窗花浸春

翠黛珠簾門絲管

一彈一奏愛欲斷

君王日曉下朝時

鳴環佩玉生光輝

人生今日得嬌貴

誰道盧姬身細微

（盧姬篇）

寒女迭戀物質享受，不但不到身世的悲哀，反而自鳴得意。

第四節 宮妓

宮妓，換言之，就是宮中專門訓練的歌女舞女。明皇時「開元二年正月置教坊於蓬萊宮，分左右教坊，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明皇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又「妓女入宜春苑，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以常在上前也。」（莊二）這是教坊範疇上的記載，由此可以見到宮妓的大概。又明皇雜錄也記有說，「上曉音律，安祿山獻白玉樹管數百事，陳於梨園，自是音樂不類人間。諸公主競匿以下，競為貴妃弟子……」她們的日常生活的待遇大概與妓女同。王建有「一首宮詞，寫一新選入的宮妓，非常生動自然：

十三學得琵琶成

弟子名中教點留

昨日教坊新選入

井房宮女與梳頭

可見教坊中成績最好的，便選入宮中為宮妓。又青樓中色藝最佳的官妓，亦得選入教坊受更高

而特別訓練，以備送入宮中，如：

青樓小妓寄裙長 總教抄名入教坊 奉設教前分隊舞 柳頭分別請衣裳（王建宮詞）

明皇本人是一丁不得的音樂家，藝術欣賞力很高。當自創新調，學以新聲。并且聽以很濃厚的河南人的色彩，白居易胡旋女，張祐鄭娘兒，鄭畋鄭娘兒，都是當時有名的新式歌舞名稱。外有走繩的玩意兒，劉言史寫了一篇走繩妓，描述極其真切，末了有兩句說：「庭中還有沾巾者，曾見明皇初教時。」足證當時宮妓學的技藝，部門很多，張祐寫着當時梨園弟子教習時的實形說：

黃金捍撥紫檀槽 絃索初張調更高 豈道昨來新上曲 內官廳外透櫻桃（宮詞）

明皇幸蜀後，梨園解散了。一段宮妓多流落民間，哀鴻爲活。白居易看見她們不禁發生今昔之感，他寫着說：

白頭垂淚話梨園 五十年前雨澤恩 莫問華清今日事 滿山紅葉鏤宮門（梨園弟子）

明皇之外，其他時宮中歌舞之妓，大都隸屬後宮，或即宮女之一部分，并無類似梨園的特別組織或另設部門。是以唐人詩中，對於她們的記載并不多見。

第五節 私倡

這裏所謂私倡，與現代私倡有若不同的意義。分別不在乎曾向警局登記或由政府納營業稅

與否；爲奢要有別於官妓，遂給她一個私倡的名義。當時的官妓是一種公開的營業，社會所公認的。有一定的組織與居處，有一定特殊的訓練與技藝，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之下，是必需存在的。一個寄生團體。私倡在唐人詩中，相反的只信依賴她見到一些痕跡。大概她們表面上多開的一家酒店，骨子裏終有營妓的性質，僱客多係一般商賈以及普通平民，貧富之分爲適應士人以下階級需要的社交場所或平民俱樂部。她們無須精通的技藝，否則號名一出，必立刻爲上流社會所賞識，提高身分加入官妓的集團；或爲千金買去作豪門的衆妓了。至高的限度只要能滿足低級社會平民的需要也就是矣。杜牧張祜好一詩，寫的一位有名的歌女，被某顯宦納爲姬妾，後不幸因某種關係流落在洛陽，無人知其色藝，淪爲酒家女，時意非常歎息她的不幸遭遇，很可從側面證明以上的理論。

至於酒家女的生活，在第三章裏已提過，此處不妨再提一下。楊巨源描寫胡女作酒家婦前說：

妍豔臨江頭 春風好客留 當爐知妾恨 送酒爲郎羞……（胡蝶詞）
又大提行說：

二八環娘大地女 開爐相對依江宿 待客登樓向水看 這郎愁眼臨花語……
當時迴想愁纖手 月落星微五鼓聲 春風搖蕩宿前柳
這一段明明描寫營妓的行爲，可是後來作者又接着說：

歲歲逢迎沙岸間 宵人多際綠雲鬟 無端嫁與五陵少 難別短波傷玉顏（同上）

原來這還是一位棄婦，足見她們與官妓的性質完全兩樣。在當時一般平民對於性的見解還十分自由，恐怕情殷的因素比營壘的因素，成份要來得大得多。這樣說來，範圍擴大了，桑下女船娘一流的行為，未嘗不可以加上私倡的頭銜，在第三回章內已討論過，當時平民階級的社交是公開的，自由而且坦白的，丈夫出征了，或本人被遺棄了，為謀情殷的發展，另交一位情人；或如酒家女一類以自己為中心，形成一小規模類似的社交場所，招待健客，亦毫不見怪異。譬如李白的陌上贈美人云：

駿馬踏行踏落花 垂鞭直拂五雲車 美人一笑褰珠箔 遙指紅樓是妾家

此種舉動若比之官妓，又太嬌羞閨閣氣了；若比之純粹良家婦女又太自由放肆了。大抵也就是廣義的私倡吧！曹鄴古詞寫的一位女子對她的情郎說：

高閣深梁處，人言是有家 經年不隨去 愛妾面如花 妾面雖有花 妾心非女蘿 郎妾自不重 於妾欲如何

這完全是情人的口吻。一位富家公子，戀着一位良家美麗的少女。假使以今日的情形衡度，豈有如此公開坦白 住在情人家裏而且經年都不隨去的道理。若說是倡妓的行為，她的言語中「妾面雖有花，妾心非女蘿，」「郎妾自不重，於妾欲如何？」明明是情人的語調。所以唐代的私倡之嚴格說來，只有妓女的行為，沒有妓女的性質。良家婦女在性生活上有如妓女般的自由。

在現代一般人的觀念中，還找不出一適當的名詞，暫且納之爲私倡吧。

註一 胡學勉譯(V. J. Georke 原著)：女人的故事 第五八頁至六三頁

註二 卷令欽：敬坊記

第七章 宮庭婦女及貴族婦女生活

另外有一個婦女集團，完全與人世隔開的，那就是宮庭婦女，實際上她們是受着長期徒刑的判決，畢生被幽禁在一定窄小的範圍內，失去了行動與意志的自由。而且一生的命運，只繫於一人的喜怒與愛惡。「君門一入無由出，惟有宮裏得見人，」（顏延之宮詞）那就是她們的判決書。

第一節 皇后與寵妃

在那個集團中，階級非常森嚴，然而升降則無一定，惟依憑君主一人的意志。表面上最高的地位是皇后，掌璽六宮，其實她並不比別人更有自由或更有保障，她一樣地要憑色寵來把握自己的命運，博得一人的歡心。她在位的時候，形式上似乎是君主的身體，但是如果在後宮裏還有一個比她更得寵的女人，她的遭遇是很痛苦的，甚至有被廢的危險。李白的古風贈綰行，就是詠的楊貴妃得寵，王皇后被廢的事實，裏面有兩句最深刻：「新歡長門宮，昔是今已非。」又白居易陵園妾：「山宮一閉無開日，朱死此身不會出。」這便是廢后的寫照，可憐長門宮便是宮中監獄，一入不復出，連巴罪大的範圍內的行動自由都喪失了。

楊貴妃傳說是千古的佳話，也是千古的慘劇。白居易寫了一篇長恨歌，用風流香豔的筆調，寫她的承恩恃寵，繡錦排欄的詞句，寫她的恨與死。在這全篇的時候呢，所謂：「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一旦失意了，亦僅落得：「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的下場，一位絕代佳人就這樣地長此抱恨終天。每邊得寵的女子，勢傾一切，仗着皇帝的寵愛，假若月亮有法兒生的話，也要設法去欺的。杜甫解問十二首裏邊有提到貴妃生時喜食鮮荔枝，京中不出，於是每歲命四川進荔枝入宮。方與妃嬪亦有同樣的記載：「培塿游枝，以馬逐蹄，七日七夜趕至京中，人馬斃於途者甚衆。」（註一）所以杜甫不平地寫着說：

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羨丹宮滿玉堂。雲羅布衣豈肯死，勞人害馬繫眉須（解問）
所以實際上宮中最有地位的女子，還是皇帝目下最寵愛的人。不過到了寵愛愛竭的時候，她的地位便忽然一落千丈。所謂：「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因此李白下了三個結論說：「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妾薄命）

唐人詩中又提到明皇的寵妃梅妃，因太真見幸失寵了，由那靜靜然的昭陽宮，遷居上陽東宮，朝朝暮暮以淚洗面。不知有一天明皇忽然怎麼想起舊情來了，派人賜她一斛珍珠，這樣更引起她的悲傷，不受，奉還珍珠，并付詩一首云：

桂葉雙眉久不描，感傷和淚俱紅潮。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江妃謝眉珍珠）。

這是一首血淚拼成的詩，讀之令人酸鼻。所謂愛受新恩，也不過是這層一回事。總而言之，人的心門角，誰能維持兩愛最久，誰就最後勝利了。

第二節 公主

後宮所生的女孩，統叫作公主。她們作處女的時候，活動也只限於禁中。關於她們的生活，唐人詩中很少有特務記載。等到待嫁的時候，她們的父親——天子，便在羣臣中或貴戚中物色相當的人物尚之，公主遂曰下嫁。當待嫁的公主下嫁，儀容是盛極一時的，金坊詩云：武后愛女太平公主下嫁，張況云：「後萬年縣為婚館，門除不借容翟車，有司乃毀垣而入，自與安門設燎相屬，遠趨為枯。」（註二）朝中詩人都有詩誌盛，如劉棻之云：「步杖光青陸，樓栢萬葉宮，」郭正一云：「帝子升青陸，王姬降紫宸，」還有鄭安公主下嫁時，宋若虛寫了一首偈妝詩，述當時情形更詳細，現錄在下面：

盛安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兄備贈花。翟輿自子段，侍章七香車。偈問散成束，東方欲曉霞。

公主嫁後，各有府第，帝后每常臨幸，唐人有許多應制詩記載甚詳。如：王適夜宴安樂公主第宅，李端侍宴長安公主東莊應制皆可為證。她們的妝奩除金銀器物外，還加封有采地食邑，大概都有規定的制度可循的。

有時爲國策的關係，將公主下嫁異國之君，締結政治婚姻。這在西洋更是普通，杜甫有詠寧國公主下嫁回紇，金城公主下嫁吐蕃的詩。她們平日在宮中物質享受已達極點，一旦到了文化低落的國家，只見茫茫一片，萬里胡沙，日飲馬乳，夜宿毘蒜，寒外的苦況，直夠她們忍受了。當她寧下曲述她們的怨憤說：

因嫁單于怨在邊 娥眉萬古葬胡天 漢家北去三千里 青塚常無草木煙

唐代尊道教爲國教，因爲政府的提倡，在一般人的信仰及思想中，勢力很大，不但民間男女入道的很多，公主作女冠的，二百二十人中便有十九人，幾佔總數十分之一，紀錄不可謂不高，她們各築觀於境外，修進求仙。新唐書載玉真公主「進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師，天寶二年請去公主號，食邑隨之主府。」她相信如此可以延壽十年，足見信仰之篤誠。大概公主作了女冠，伏侍她們的宮女，也得一同皈依神仙，盧綸爲玉真公主影殿云：

夕照臨窮起暗塵 青松綠殿不知春 君看白髮仙翁者 半是宮中歌舞人

普通說來，當時宮庭婦女可以說是相率成風，看花紅塵，敝屣富貴，甘心冷冷清清地在經緯煙霧中，銷磨一生。其中當然確是計人等味，固然，唐人好理想，不滿於現實，希望企得一種更滿意的神仙生活，確實事實上不容否認。有一部份人的動機確是宗教的，但是到下半討論女冠的時候，便可明白地知道，大多數的還是受一種無意識的驅使，因爲受不了那枯燥單調疲倦的囚禁生活，想在人間另開蓬萊仙境，將來成仙的願望，達到與否雖不可必，然而至少眼前可以

得到精神，得解放而自由了。

第三節 宮中一般婦女的生活

在宮中上下幾千人或上萬人的一個團體，除了皇帝及若干中柱人——太監以外，其餘概是婦女，在此女兒國中，只有皇帝是唯一可能接觸到的男性，她們完全與異性隔離，也與外界斷絕來往。那一個集團的生活，自然是反常的，不合理的。平心而論，假使易地而處，換了一個女皇帝，後宮諸嬪成千的男子在內，那種情形真不堪設想了。所以歷來宮中的生活，在外人的想像中是神秘的，而且也是很有趣的。

唐人詩的另一特徵，便是盛千累萬的宮詞。雖然在內容上與形式上，多犯了千篇一律的毛病，可是全詠的宮中婦女的生活，這樣便保有了此一集團生活中一部份的記錄。如王建宮詞百首，描寫宮中日常瑣碎生活，非常細緻精闢，而且多係史傳中不容易見到的軼事，可以說是研究唐代宮庭婦女的寶貴材料。惜限於篇幅，只能略錄數首以見大概：

一、長安燈籠街御衣，銀燭偏成火雲偏。遙聽殿底君王笑，上位群妃始得陪。
這是錢的專侍皇帝衣服的女女，又：

一、因嗔櫻桃病放歸，三年著破舊羅衣。內中人盡從來去，結得金花上貴妃。
這是錢的因病放歸，又想重營貴妃的門路，重入內宮，又：

往來舊院不堪修。近勅宣徽別選樓。聞有美人新選入。六宮未見一時愁。
這是徵的新造了一位美人，檢宮人人自危的心理，又：

因來每處可思愁。旋上金階墮下床。敗得山丹紅蕊粉。宿中洗却麝香黃。
春來陰雨不梳頭。嫺熟君王苑北遊。曾向玉花階上坐。葉錢贏得兩三籌。
御廚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即苦春。白日臥多猶似病。留隨教曉女宮人。
上面三首徵的她們的單調無聊悶倦的形容如畫。

可是人的天性是耐極忍耐，每遇有特殊的喜慶宴會，打破深宮死寂單調的詩境，一般宮人分外興奮起勁，決不肯輕易放過的。譬如同伴中有人晉級加封了：

牀前謝賜紫羅襪。不下金階上額與。宮局總來爲喜樂。院中新升內尚書（王建宮詞）

新話生皇子或公主了：

日高殿裏有香煙。萬蕊祥長助九天。妃子院中初降誕。內人爭乞洗兒錢（同上）

寒食節時：

殿前鋪設兩邊樓。寒食宮人步打毬。一半走來多踏舞。上初先謝得白頭（同上）

逢七夕了：

……此夜是銀河正白。人傳織女牽牛客。宮中選拔曝衣樓。天上娥娥紅粉席。慶衣何許盡
半賣。宮中綵女吳半箱。珠履齊隨上兩廊。金匱宛轉出綉梁。曉看庭中別作春。珊瑚寶鏡

迴成妾……（沈佺期七夕隱衣篇）

假若宮中，偶然出現甚麼異性或異樣的人了，又是一場與舊談話的資料，如：

宮人拍手笑相呼，不諶疑前掃地夫。乞與金錢爭信問，外頭還似此拋無（王勣宮詞）

皇帝就等於大早中的雪覓，幾千人誰都渴望「聖容」一顧：

春來新插紫雲釵，尚著雲頭踏殿鞋。欲得君王同一顧，爭扶玉策下金階（同上）

最大的願望是得到皇帝的寵幸：

各將金鎖臥宮門，院院青娥待至尊。頭白監門掌未去，問誰類是最承恩（王涯宮詞）

夜夜得守候傳喚，不能早睡，作些女紅消遣，兼遣托心中的興奮：

夜久燈中燭欲稀，金刀剪起露霏霏。傳聲總是君王喚，紅燭前看舞衣（王涯宮詞）

上面猶不過這些片斷的記載，惟有王翰的古風稍長，用寫實的手法，把宮中一般的生活情形，給了一幅非常真切的畫圖。雖然篇幅相當長，仍不忍割愛，把牠全部錄在下面：

君不見宜春苑中九華殿，梁閣連連直如髮。白日金含朱鳥窗，沈香半入蒼龍閣。宮中綵女

夜縫事，爭風吹簾弄清瑟。珠璣北窗待涼風，綉戶南開向明月。忽聞天子憶儀眉，寶鳳銜

花梁兩端。傳聲走馬開金屋，夾路鳴笳上玉墀。長樂形庭雲華發，三千美人曳花錦。登前

含笑更離衣，懷裏承恩薦柔枕。不意君心半路迴，求仙別作銀仙臺。琳瑯禁闥遙相望，紫

翠巖房豈不開。欲向人間種桃實，先從海底覓蓬萊。蓬萊可求不可上，孤舟飄渺知如何

黃金作盤銅作盤 青天白露掌中盤 王母嬋然感君意 雲車羽輪欲相迎 飛塵絕前空翠蓋
少君何事尋相誤 一朝埋沒茂陵田 殿裏蛾眉不重顧 宮中晚出向南山 仙鶴遙去不
還 廟暗泣對麒麟樹 樹下蒼苔日漸斑 人生百年夜將半 對酒長歌莫長嘆 情知白日不
可私 一死一生何足算

這位女子的身世，可算是多半宮中妓女的寫真，代表大多數人的遭遇。

其後王赴宮詞白首內 凡與婦女有期的 均摘錄於下，以見唐禁中婦女生活的一斑：
燈前猶入玉階邊 未臥常聞半夜鐘 看著中元齊日到 自盤金線綉芙蓉
一時起立吹簫管 得得人來滿殿迎 整頓衣裳皆著節 舞頭當拍第三聲
琵琶先抹六麼頭 小管丁字側調愁 半夜美人雙起唱 一聲聲出鳳凰樓
欲迎天子看花去 下得金階却健行 恐見失恩人舊院 回來憶著五絃聲
自誇歌舞勝諸人 恨未承恩出內頻 連夜宮中常別院 地衣塵額一時新
日冷天晴迎臘時 玉階金瓦雪濺濺 浴堂門外抄名入 公主家人謝面脂
宋承恩澤一家愁 乍到宮中憶外頭 新學管絃聲尚拙 側商調裏唱伊州
避著昭陽不掃塵 井邊含水噴鴛鴦 內中數日無呼喚 唱得膝王換曉妝
玉彈金鉤三層插 翠葉高叢綠紫虛 舞處春風吹落地 歸來別賜一頭梳
樹葉初成鳥逐葉 石榴花裏笑聲多 秦中進却金釵子 拾得從他要貧羅

小窗初成粉未乾 貴妃姊妹自來看
內人相續報花開 准摺君王便看來
合階報來門鎖了 夜深應別喚笙歌
霓霞洗手遞金盆 旌試紅巾入殿門
御池水色春來好 臨場分洩白玉環
移來女樂部以邊 新賜花枝大五枝
舞送香毵出內家 記這時把一枝花
家常愛著舊衣裳 空插紅梳不作妝
私縫黃綾裙紋樣 欲得金仙觀內居
黃金盆裏盛紅雪 重結香羅四出花
小隨阿姐學吹笙 好見君王云賜名
騎鶴羅敷轉舌關 內人手裏養來姦
分明開坐賭櫻桃 收却投壺玉腕勞
舞來汗濕羅衣微 樓上人扶下玉梯
宿妝殘粉未明天 總在昭陽花樹邊
衆中愛得君王笑 儂把金箱筆硯開
爲逢好日先移入 綰著五絃琴續索
房房下著珠簾睡 衆裏遙拋金橘子
密奏君王知入月 經得紅羅手帕子
散時各自懷紅燭 急地下階留帶解
近被君王知謫字 一一傍邊許勸字
夜拂玉牀朝把鏡 夜拂玉牀朝把鏡
踏多更覺承恩澤 各把沉香雙陸子
踏到院中重洗面 寒食內人長白打
香被紅氈隔子上 書被紅氈隔子上
綰向街西索杜丹 宜奉院裏按歌同
月過金階白露多 在前收得便承恩
嬾人相伴洗裙口 嬾人相伴洗裙口
心中更盡一雙環 相逐行歸不上車
非時應得見君王 非時應得見君王
收來案上檢文書 收來案上檢文書
分明送與大臣家 分明送與大臣家
黃金階下不教行 黃金階下不教行
別對君王憶南山 別對君王憶南山
局中門戶阿誰高 局中門戶阿誰高
金盆水裏潑祭淚 金盆水裏潑祭淚
車中先散與金錢 車中先散與金錢
旌旆常直美人來 旌旆常直美人來

教遍宮娥唱選詞 暗中頭白沒人知 樓中日日歌聲好 不同從前學阿誰
玉簪改調簪移柱 催換紅羅約舞筵 未識石枝花留子 兩行宮豎在簾前
窗銷戶戶院和宮 約有珠簾映玉牀 驛道君王不來宿 殿中長是吐牙香
紅燈曉裏喚春雲 月二三更直宿分 金鈿雨來行步滑 兩人拾起落花裙
嫌羅不著索輕綰 對面數人染紅衫 衫子成來一退出 今朝看處滿園中
後宮宮女無多少 記得園中笑一回 舞歇帶花相看著 春風共語亦應驚
苑柳黃金白柳長 青荷葉子盡飛飛 把來不是呈芳樣 欲遣微風到御床
藥盞食後逢雲裏 高殿無風扇小涼 每到日中貪掉扇 又衣晴馬逐宮郎
朝元閣上風初起 夜池霓裳玉露凝 宮女月中更容立 黃金梯滑井行難

第四節 宮中一般侍女的精神生活

迴而復始，年復一年，大同小異的生活，與人世隔絕，委實窮使幾千婦女注意力集中於一點，情成寄託於一人。這種強迫長千女人的幸福，爲一個男子犧牲，任其宰割，侍候乞憐，未免太不公平，太殘酷了。尤其在夜深更靜的時候，寂寥與悲怨籠罩他們整個的心靈，只有白雪瑣兒在金階上吠着曉風，或者是窗前獨處在學宮人言與自己言語。因此靜極思動的本能，自然會發出反抗的呼聲。成日被迫度着奴顏婢臉的生活，會壓迫在他們前面還沒消去盡頭八

性，無形中激起一股怒潮，雖然專制的態度，只能使她敢怒而不敢言，而至採取一種可憐的形式。這便是唐代抒情詩的又一特色——宮詞中最普遍的哀怨文學。她們精神的出路，只能消極地自怨自艾，堅守退守，所謂：「顏色如花命如葉」；或者是積極地鉤心鬥角，奪受爭寵，個個同類，保全自己，仔細分析，大都不出此兩類。但無論如何，痛苦則是相同的，如白居易怨詞云：

奪寵心那慣 尋思舊寵門 不知移舊愛 何處引新恩
失敗的只有吞聲忍泣，如白居易後宮詞云：

雨露由來一點恩 爭能遍布及千門 三千宮女隨脂面 幾個春來無淚痕
彼此見面時豈不能互訴心曲，一吐心中的積怨，如：

寂寂花時閉院門 美人相並立瓊軒 情含欲說宮中事 鵲鵲前頭不敢言（朱慶餘宮詞）
何等可憐！惟恐鴛鴦波瀾春光了，波恨的辦法，只有「殘粧含淚下簾坐」，（白居易傷詞或）者是「閒花落花獨自行」，（白居易琴瑟曲）別無他計可說。三千人誰能倖免到勝利了呢，便是受寵若驚，榮幸封侯，如：

雲階素珠履 天樞復綠綬 隔塵散隱映 向席舞低昂 鳴珮長趨靜 闔水廣陵涼 歡餘劍
履散 同登入昭陽（賈至侍宴曲）
其餘的人，只得沉重地悄悄回房，一夜的心情怎樣？

露濕晴花春殿香 月明歌吹在朝陽 似將海水添宮滿 共瀉長門一夜長（李益宮詞）

不過當她們看見得意洋洋同益入昭陽的同伴，會接何時，又被送入長門宮了。這時免死狐悲，物傷同類，不覺人人寒心自危，恨不能乞恩放還家鄉。可是「君門一入無由出」，那裏可能呢？如：

步行送入長門憂 不許來辭舊院花 只恐他時身到此 乞求恩赦放還家（王建宮詞）

白居易寫了一篇上陽人敘述民間一位知識簡單的女子，滿堂送入宮中，得寵以達壯志。不料被楊妃妒嫉，酒配上陽宮，度過一生，這是帝的面，都無緣見到，一種失望的心情，若實懷怕，他寫着說：

……玄宗末歲初還入 時入時十六今六十 同時采擇百餘人 零落年深髮此身 憶昔吞悲別親族 扶入車中不許哭 皆云入內便承恩 險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見面 已被楊妃遙側目 妒令酒配上陽宮 一生遂向空房宿……

她們平日羨慕倡家的珠翠綉裳，幻想宮中的富貴生活。這時白髮如霜，徒得昔日的打算俱成泡影。可憐上陽宮中，也不知罪送了多少寶貴的青春。總而言之，她們的精神生活，是單調，是沉悶，人人歸咎於命運，無法逃出那可怕的地獄，那痛苦的生涯。

雖然，禁地是那麼森嚴，竟也有胆敢越過池池，自尋精神出路的，採取的方式雖然是那麼可憐。如得爲佳話的天寶宮人，藉着御溝的流水，傳達情懷，漂出一片春葉來，上面題詩云：

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兩和却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猶漾榮華取次行。

還有溫庭筠也有一首可註的詩，名曰煩脂知音，他說：

翠羽花冠碧樹靈，未明先向短檠燈。窗間謝女青娥歎，門外蕭郎白馬嘶。殘陽微見宮門沒，涼燭斜月照樓低。上陽宮裏初初動，不露垂楊過柳堤。

這裏不能的確知道，究竟他們只是憑着流水作青鳥，結着神交；抑是有其他消遣空閒的實際辦法。不過上詩已經充分地證明了事實上無可諱言的真實性。

第五節 失寵及衰老宮人

宮中婦女假若失寵了或衰老了，她們的生活是相當悲哀的。唐人詩中常提到長門上陽，同是描寫她們的苦況。這是南朝宮名，杜工部上陽人是描寫的不復御用的宮人的養老院；崔顥詩帝等的長門怨，是敘述的因禁錮的宮中監獄。這兩篇是恨天是淚海，多少怨女在這兒度過她們毫無希望的殘生，銷磨她們耗盡無辜的生命。如題長門怨云：

君王初起時，妾棄長門宮。泣盡無人問，容華落鏡中。

齊帝長門怨云：

焚香孤思過，寂寂長門夜。將心託明月，流影入君懷。

她們只有整天對着殘花飲泣，願影自憐，把一顆素心託明月，希望把自己的倩影，流入君王

的懷裏。可是這時正是「平陽歌舞新承寵，窺外春寒賜錦袍」的時候，君王的心早已被新進的，

歌聲佔住，顧及別人的寒暖，那裏還想到長門宮被棄者的孤單和相思呢？

的確宮庭婦女精神上的痛苦，構成了唐代宮詩一部份的精華。或託之於她們自己的手筆，或是當時的詩人，富有同情心，能夠會到她們的處境和悲哀，用一種纏綿悱惻的辭調，在他們戰慄的手腕下，一一披露出來。無疑的這種作品，與世界最美的抒情詩比起來，亦無遜色；令千古以後的人讀了，還要垂淚。白居易上陽人和陵園姜指寫最深刻，現在就全部錄下，以作代表：

上陽人

上陽人 紅顏暗老白髮新 綠衣監使守宮門 一閉上陽多少春 玄宗末歲初選入 入時十六今六十 同時采擇百餘人 身落年深殘此身 憶昔吞悲別親族 扶入車中不教哭 曾云
入內便承恩 險似芙蓉開似玉 未容君王得見面 已被楊妃遥側目 妒令潛配上陽宮 一
生遂向空房宿 秋夜長 夜長無寐到天明 耿耿殘燈背壁影 當窗暗雨打窗聲 春日遲
日遲獨坐天難暮 宮裏百物愁感聞 梁燕雙棲老休妬 鸞鴛老去長情然 春往秋來不記年
唯向深宮望明月 東西四五百回圓 今日宮中年最老 大家遙賜尚書錢 小頭鞋履窄衣
裳 青黛點眉眉細長 外人不見見塵天 天寶末年時世妝 上陽人 苦最多 少亦苦老亦
苦 少苦老苦爾如何 君不見昔時呂尚美人陰 又不見今日上陽白髮歌

陵園妾

陵園妾 顏色如花命如葉 命如葉薄將奈何 一奉寢宮年月多 年月多 春移秋思知何陽
青絲髮落鬢髮疏 紅玉 銷聲惜緩 傷昔宮中被妬猜 因得罪配陵園 老母啼呼趁早別
中宮豈遠領門迴 山宮一閉望開日 未死此身不會出 松門到曉月徘徊 柏城晝日風蕭
瑟 松門柏城自開深 聞鐘磬聲成光陰 鼠看菊蕊重陽淚 手把梨花寒食心 把花掩淚無
人見 綠葉猶繞青苔院 四季徒支粧粉錢 三朝不認君王面 這想六宮奉至尊 宣徽深夜
浴堂春 雨露之恩不及者 猶聞不管三千人 三千人 我爾君恩何厚薄 願今輪轉值陵園
三歲一來知苦樂

我們讀了這題記載，彷彿親眼看見了歷代宮庭中千萬婦女淒涼可憐的影兒，向着我們走來，嗚咽低泣。就是那位沈細歸酒，甚麼都不在乎的天才詩人李白，也不免留下幾點同憤淚，嘆息道：「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妾薄命）宮中中婦女真能保全始終，正當度過一生的，不過少數中之最少數罷了！其中一個女子的好意，也不知犧牲了幾許他人的快樂和幸福。卽或自己能暫時把握恩寵了，可是朝夕所費的心計，使的手腕，也夠她精神的苦痛和重負了。如楊貴妃可算是千古宮庭婦女中最得意的人了。凡有一點現代歷史眼光的人，都知道當時大亂的因緣，與她并不相干。然而她仍免不了馬嵬坡的慘劇。所以即使女媧力能補天，精衛志足填海，也萬分彌補不了歷代宮庭婦女所遭遇的缺憾。

最後說到宮中婦女的來源。皇后及上級妃嬪大都選自貴族或顯宦的家庭，其餘都是民間的女子，憑一紙詔令搜索得來的。自然也有部份無知好虛榮的人，希圖以美色取得富貴，或者如白居易詩說：「幾尋望漢宮，往往黃金屋。」本人想選免勞動去住黃金屋，甘願被選來的。但是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態度，都以多選民女爲一種殘酷不人道的暴政。目擊一羣羣青春女子，被官府恫嚇利誘，送入禁地，葬送一生幸福，誰不憤恨？王昌齡宮民畏懼逃避的情形說：

錢塘江畔共鸞鴛 江上女兒全勝花 吳王在時不得出 今日公然來浣紗（浣紗女）

這雖是託古說今的寫意之作，然正是彰明社會一般人的心理和感覺。又白居易更深刻地寫說：

……不取狂者說 恐貽來者冤 至今村女面 燒灼成殘痕（過村君村）

與前詩有若同樣的意義，可以想見封建制度下一切虐待婦女的行为了、

幸而迴教當時貴族們一條比較可以得到解放的出路，一般普通侍候宮役，未曾幸過或前邊沒有希望的宮女，可以隨侍公主或本人自乞恩准入觀作女冠。中唐以後的詩人，對於此類記載更多，如杜牧入道云：

願逐仙安鶴養成 玉母前頭伴伴行 初戴玉冠多僂拜 欲辭金盞別稱名 將藏藥草新看

玉閣昭陽舊日簪 且暮焚香繞壇上 步虛猶作按歌聲

這雖既有諷刺，又可得到精神上的解放，至少可以迴脫惡懷宮禁中一切無益的愁腸妒意以及忠

得思夫的心情吧！

唐人詩中雖沒有明言，然而記載中往往可以發現比較自命開朗的皇帝，在若干年中有放散宮人的特例。然而實際多係衰老寵薄的宮女，她們的囚禁生活已久，精神上及生存的本能早已退化，不復能適應外間常人的生活。加之年代久遠，親故多亡，無處依歸，只有流落民間。這種無計可負責任的舉動，不但說不上解放，反而增加她們的痛苦。如：

梳妝亦會君手賜 酒闌猶候妾歌終 如今還向城邊住

開吹玉殿給華管

醉折梨花纔帶花

十年一夢隨人世

綠樓猶對整臂紗（杜牧出宮人）

她們似乎不能體會自由人的意味，有戀戀不捨宮中物質享受的暗示。正因為如此，更可以反映她們的精神還得了解放，物質生活又彷彿處在壓迫她們了。

第六節 文學生活

當時宮庭裏皇后貴族以及宮人能詩的很多。能欣賞詩的尤多。加以一代女主——武則天的提倡鼓勵，一般婦女在文學上的興趣，更趨濃厚。武氏本人便好文學，她在位的時候，提倡不遺餘力。唐詩保留她的作品不少，或以為係他人代作，然而她能欣賞是可斷言。她當時賞識了三位女詩人上官婉兒，是上官儀的孫女。祖孫的詩同一風格，稱為上官體。全唐詩話對她有這麼一段記載：「初生時，其母夢一巨人，持精與之曰：『持此以稱天下士』。後生兒，遂探

時，其母嘗弄曰：「稱衡天下士者乃汝耶？」魏應答之，後上疏。（注三）武后每有制作，必命她屬筆。羣臣的作品，也命她評第甲乙。中宗對於文學的嗜好與他母同，每有進率，必令羣臣應制賦詩。魏應前結一綵樓，坐著上官婉兒作閱卷官；一會兒紙落如雲，蔡立綵樓下兩部是修文館的大學士，兩內有名的文藝大詩人。各人談了自己的評論，無不心服。她無形中領導當時的詩壇，左右著一代的文風，欽佩之餘，更可想見當時宮庭婦女文學生活的一斑。其他如長孫后的奉宸曲，江妃的謝恩珍珍都館表現她們在文學上的能力。景龍四年五月五日移使遊梁宮御大明殿會吐蕃騎馬之戲因重為梅梁歌四句內，帝后公主昭容均有聯句，足見宮庭婦女無不見得人人都是詩人，普通魏應都藉發句，此種風氣終有唐一代，一直保留着。甚至於宮人，多係民間的良家女子，能記心中的情感發洩為詩的亦不在少數。全唐詩收錄她們的作品很多，最耐炙人口的如：開元宮人抱中詩，天寶宮人杏葉詩，此外如李益等時宮人均留有作品，此尚不克一一舉出。

第七節 貴族婦女生活

貴族婦女係指皇室外戚以及大臣家有封國食邑的婦女而言。唐詩人對她們很少有特殊的記載，她們的生活與待過，較之宮庭婦女，大抵不會有多大懸殊的。唐人詩記載最多的，莫過於楊貴妃的姊妹，杜甫麗人行描寫她們春日野外踏青的盛況，衣著與宮庭，侍從的盛盛，炫耀道

遜，引的一般平民嫉羨不已。

凡遇朝廷有特殊慶典宴會，貴族婦女亦得按等級入宮參加。她們的封號是隨着丈夫或兒子的官級的。杜甫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鄆國太夫人，序中因說因兒子晉封陽城郡王，所以母親得進封大國。又白居易也有一首妻初授邑誌歸身回時，中有兩句說：「我尋官階常自愧，若加邑號有何功」。這裏很顯明的也是因為丈夫升了官階，妻子所以進封邑號。至於一般的貴族婦女，她們的一生不外乎進往以充役役中，循規蹈矩地過日子了，詩人們既不去注意，此處也就無庸曉舌了。

註一 方輿紀勝

註二 尤巖：全唐詩話

註三 同上

第八章 女冠子生活

第一節 總敘

唐代皇室是提倡道教的。唐玄宗爲這顧，奉爲玄元皇帝。雖然當時佛教在社會上亦有相當勢力，可是因爲當局的撻護，道教趨要略佔上風，影響到婦女底信仰和生活非常的大。當時人把入道作爲不滿於現實的一條出路。男性每因考試下第，或因遭遇其他不得已，便入山修道，以求精神之超脫。所以唐代詩人愛爲道士的特多。婦女作女冠，更是相習成風。或因身世飄零，無所依歸；或因石破紅塵，另覓仙班，個中原因不一。唐人詩中關於這類記載甚夥。

女冠的成份包括貧富貴賤，顯然道宗教已經拆毀了階級的壁障，自章已略提過。唐代公主共二百十二人，幾佔十分之一——十九人——作了女冠，此外宮人更多，或因隨侍公主；或因聚怨無算，趨意離開深宮地，在各人隱海中築起空中樓閣來，過她們思想自由的神仙生活。于鵠言送宮人入道詩云：

十五吹簫入漢宮，看修水殿頰芙蓉。自傷白髮辭金屋，許著黃冠向雪峯。紅露蕊殘開曉戶，
綠雲籠曉落高松。定知別後宮中伴，迢遞銀川半夕鐘。

又王趙亦有遊宮人入道詩說：

休梳菱鏡洗紅粧，頭戴芙蓉出未央。弟子抄將歌遍盛，宮人分散舞衣裳。問師初得經中字

入靜猶燒內裏香。發願蓬萊見玉母，却隨人世施仙方。

還有妓女也是轉爲女冠的大本營。她們在風塵中受夠了風霜冷暖，自然也喜歡找一片清靜地，以資休息。楊巨源觀妓人入道說：

荷令歌館北思亭，翠娥紅粉散雲屏。舞衣施盡餘香在，今日花前學道經。

普通民間婦女，也驟然風從。韓愈寫她們瘋狂的狀態說：

……山女兒家奉道，欲學風教時仙。流妝拭面著冠皎，白頭紅顏長眉青。蓬來升虛嶺

真訣，親門不許人開局。不知誰人暗相報，偶然援助如雷達。撥除衆寺人跡絕，驕驕露路

追緝餅。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起。抽袂脫劍聲環環，堆金學玉光青瑩。天門貴

人傳詔召，六宮願識師顏形。玉皇領首許時去，乘龍駕鶴來青冥。豪家少年豈知道，來謁

百市聞不停。貧賤將聞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華

山女）

當時的女冠份子既複雜，入道動機自然難保一律純粹，加之男性素來蔑視女性人格，凡她們底行動，無不以譏笑態度處之，所以未幾難以微辭，甚麼「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一般遊流少年，大發熱鬧，填街塞巷，頭相追隨，間言雜說，不一而足。上面的詩正是反映著

時女冠的狀況，以及社會對她們的態度和看法的一斑。

第二節 日常生活

她們每天照例機械地焚香誦經，別無他事可作。久而久之，最容易引起單調和煩悶的陪襯。有不少詩人憑他們敏銳的觀察，描寫她們底日常生活，很能給我們一些片斷的印象，如：

頭青眉黛細等

十四女沙彌

夜靜雙林怕

春深一食飢

步難行道因

起晚誦經遲……（白

居易龍花寺主家小尼）

足見當時公主亦有為尼的。上面寥寥數語中，很可以說明尼庵中一般的感覺和空氣。道觀中的生活亦大同小異：

尋猶迴憶雲霓冠一碧斑斑翠井水寒 焚香欲降三青鳥 靜錦梧桐上玉墀（李益避塔女冠）

……落花何處堪憫似 白頭宮人掃影堂（白居易春題華嚴觀）

寶幢添下莫愁堂 臥後清宵細約長 神女生涯原是夢 小姑居處本無郎……（李商隱無題）

夕照窗前起暗塵 青松鶴殿不知春 君看白髮隨經者 半是宮中歌舞人（盧綽導玉真公主

影殿）

她們底生活環境，表面上是悠閒無擾的清靜世界，然而外界一般人不重視她們環境的改變，仍然牢牢記住她們是女性，她們底出身是宮人，是妓女。他們對着仙觀的時候，腦海中的

印像是甚麼呢？如：

日暮山花飛鳥過 月明溪上見青山 遙知玉女窗前樹 不是仙人不得攀（顯現夜中望仙觀）

或者裏面還有他們底舊情人：

別來老大苦修道 鍊將離心成死灰 平生意志消磨盡 昨夜因何入夢來（白居易夢荀）又

李義山亦有月夜重寄陽姝妹一詩說：

偷將綺縠事難禁 十二城中鎖彩蟠 應共三英同夜賞 玉樓仍是水精簾

並不以為她們作了女冠，而改選對付妓女的口吻。一方面對方的看法仍舊，一方面本人的俗緣也是真的未脫。這種懸空半仙半凡的心情，內在的衝突自然強烈，她們底精神生活，豈可想而知了。

第三節 精神生活

上節已經述過女冠們份子複雜，入道原因又不一致，所謂「偷將綺縠事難禁」，一位日焚香誦經，以及一切清規，恰巧把她們愈加驅進單調煩悶之域。況且原來就無所謂神仙道業，精神既抓不着寄託，情成時依然另找出路，清規禮法及嚴厲的制裁，適足以造成她們精神上另一種的枯燥與壓迫。李涉六秋寫着說：

綺帳香風翡翠車 清明初傍笑芙蓉 上有雲鬟洞仙女 敲窗敲掩 烟中語 風月頻驚桃李時

滄波久別舊愁侶 欲傳一札孤鴻翼 山長水遠無消息 却鎖重門一院深 半夜空房明月色

春天的一切，就像一塊石子，投入古井，激起了一陣猛烈的波瀾，不覺醺情別緒一齊都湧上胸頭了。

還有一件最易促使她們底情感生活趨於極端者，就是她們自己底文學修養。當時女冠的成份是公主宮人歌妓舞女佔多數，她們便是當時婦女界的知識分子，她們對於文學有極高的修養和欣賞力，對於自然界有極敏銳的感覺和領悟，這一切都刺激她們底熱情及懷友心。當時一般浪漫的詩人焉能不由隙而入？盛唐以後耐人尋味的無韻詩特別多，內容若即若離，辭句隱晦淪解。但是誰都理會是暗射的女冠，假若我們不要故意給古人戴上道學的假面具的話。現在且看李商隱底無題詩：

昨夜是長昨夜風 斑駁西畔桂堂東 身無綵鳳雙飛翼 心有靈犀一點通……
來是空言去絕蹤 月斜樓上五更鐘 夢爲遠別啼殘曉 寄被催成墨未乾 蠟照半籠金翡翠

曉霜微度綉芙蓉 剎那已恨蓬山遠 更隔蓬山一萬重

從情感的立場看來，這時男女底戀愛，已演進了一個新的階級。因為這兩種性交往，完全是脫離了經濟的因子，買賣的形式，而進到更深一層的精神愛戀。加之女冠中有公主宮人或許有其他地位的女冠在內，這樣無形中在男性底心坎上，提高了普遍一般女冠的地位。因為身分的

保持，以及她們自己文學情緒的修養，促使她們缺少勞動婦女的直率坦白，和妓女的卑賤猥褻，而起了昇華作用，出之於另一種形式。不是肉感的驅使，而是雙方平等精神的追求，情欲格外求得異常深刻，幽怨徘徊，如「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劉郎已隔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春宵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這一切是何等真摯的神交！西洋最難得的克己戀情亦不過如此。又如「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他們底交情已超越形體的接觸，專憑情書作往還的工具了。李商隱更深刻而明顯地寫着說：

碧城十二曲闌干，犀辟塵埃玉辟邪。圓苑有詩多附鶴，女牀無樹不棲鴛。星流海峽當空見，

雨過河源隔座看。若是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晶盤（碧城）

社會的監視是最嚴密的。此時女冠們縱談戀愛，寫情書，大概已成公開的祕密了。何況何有少數大膽分子，鬧出過分浪漫的行動來呢？如：

含情春晝晚，暫見夜闌干。攬帶將登怯，塵烘欲過難。多羞叙上燕，真愧鏡中鸞。臨去橫

塘曉，夢是送教鞍（李商隱無題）

夜來曉往，神祕之極，度其意決不是尋常閨閣寫體之作。因為唐人貞節觀念素不濃厚，社交亦比較地公開，在唐人詩中很少發現這種嚴嚴兢兢像偵探舉動的描寫；只有想作神仙的真女，才當嚴密地在意，防範社會的發覺。雖然；社會上的謠言，漸漸多了，朝廷上亦慢慢注意起來。如李商隱配戲說：

七夕來時先有期，洞房殘宿至今垂。玉船頗危初生魄，銀蟾猶未有時枝。後與神方致駐景，收得鳳紙寫相思。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無題）。

按李商隱同時，有安康永興天長李固與所等公主，先後歸爲道士，策觀於境外，乾符四年以主在外頗經人，謂五六歲而內，（註一）此段意思出於新唐書公主傳，與上面的詩可以說是遙遙對照。既然環境與她們如此嚴重壓迫，情感便鬱結形成一種哀婉的沉悶，觀中的單獨閉鎖與死靜，造成心中的寂寞感，是非常的深刻。李商隱婚後云：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橫看成嶺側成峰，碧色蒼天夜夜心。

前兩句描寫的悠長的夜景，後兩句寫的她們抱恨的心情，他又寫她們對於人生的惆悵說：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

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後人對於此詩頗有指點，然而詩中充滿悲哀，是指的女冠無疑。詩句中似乎浮着一層最深厚的怨悔和無可奈何的心情，可見女冠在那清靜的仙境裏，精神并不愉快；因爲道教貢獻給她們的，只是幻想與虛空，僅僅轉變了她們精神苦痛的方向，并不能滿足她們的需要，而成爲精神寄託的對象啊！

幸而有文惠可以寄託她們底情感，唐人詩中發見了不少的女冠詩人，最著名的要算魚玄機和李冶，現在她們二人就作我們的代表吧。

李白的作品很多，劉長卿稱之爲女中詩豪。她們的個性非常放蕩而又聰敏過人，她的詩也相同。放蕩的如達蜀十六赴劍縣：「歸來重相訪，莫學阮郎迷。」俏皮的如八至：「至近至遠東西，至深至淺清濁，至高至明日月，至親至疏夫妻。」可謂貼切有趣。

魚玄機是咸宜觀女道士，有詩才，多警句，與唐代大詞人溫飛卿調和的作品很多，如冬夜寄錢卿云：

苦憶搜腸盡下吟，不眠長夜怕寒衾。滿庭木葉愁風起，遙鏡紗窗月沉沉……

足見當時女冠與文人詩詞唱和，并不是爲奇。在她的詩中很可以看出她對於詩的陶冶很深，抒寫寫懷，藉吟詠發洩心頭的積悶；詩的空氣在一般的仙觀中，一定是很澀厚的。現在且看這位女冠詩人自己的記載吧。如：

獨憐機杼思 吟罷亞枝松（暮春有歐客友人）

翠芳猶戀寺 詩吟廢梧樓……臥牀夜聞過 半時起梳頭（遺恨）

字字猶存輕碧玉 蒼蒼夜鶴在空祠 欲將香匣收殘却 且借時吟在手頭（和友人次韻）

又寫她的夏日生活說：

移得仙居此地來 花前自過不曾回 露前題樹張衣桁 坐上新泉泛酒杯 軒窗暗傳深竹響

絳羅長襪亂香堆 閑來盡勸吟明月 信任輕風吹却回

儼然名士生活，幾乎使人忘却她是垂簾掩映中的女道士了。她們既有詩畫作陪友，精神生活一

定美滿多了。

第四節 附遊仙詩中的婦女

唐人詩有所謂遊仙詩一派，起於李白「遙遊現實」的道家詩，以至於悟幻道人的神仙詩。楊敬齋在唐代詩學一書裏解釋說：「此派詩人因時局紊亂，苦悶不堪，遂幻想仙境以寄託其身心。」他們幻想若一個神仙境界，在精神方面過着逍遙自在的生活。如太上隱者有一首詩說：

偶來松樹下 高枕石頭眠 山中無歷日 寢食不知年（答人）

這種方外詩或是道家詩，崇奉係僧道所作，中以曹唐之遊仙詩及裴君之神仙詩，牽及婦女，吟詠仙凡戀愛而故事之處甚多，推究其原因，不外有兩個假定：

一、他們在幻想的神仙境界內，精神固然得到解放，但是真生俱來的人性，或是本能，並不會因為作了神仙而減少活動。換句話說，就是神仙團裏也不能單有男性，也必須有女性的存在。所以這一派的道家詩，起初不過只是充滿些逃避現實，痛苦和失意的神遊物外的幻想，但後來漸漸地也有婦女在那境界裏出現了。由此仙人戀愛而故事逐步地便活躍起來。

二、盛唐以後經過韓愈一般人，來過一次復古運動，他的別稱韓退之和孟郊的烈女操，很顯明地表示當時還有人對於女子的「貞節」作着消極的鼓勵，而禮教的標幟在社會上也更漸漸地伸

毀了醜醜。中唐以後，蛛絲馬跡，這一類的證據，被發現的很多。例如新唐書有這麼一段記載說：「宣宗的女萬壽公主下嫁鄭顥，公主每進見，帝必諄勉詰誡，不可倚仗自己身分，要克盡婦道。並且明詔以後公主如逢夫死，有子不得復嫁。」從這以來的兩句話看來，足見在此以前，公主夫死再嫁，是於世普遍而且自然的。上層社會的人最講究禮節，自裝身分，公主再嫁既很自然，社會其他階層的人，更不用說了。根據新唐書的記載，統計晚唐以前，公主再嫁的全數達二十三人。而公主還有意為丈夫守節，也自此始。新唐書中還有一個最有力的佐證，就是第三節內提及的僖宗「以主等在外頗擾人」，把五位修道的公主召還宮內，不准她們住在各人的驛內，這一切都證明當時社會對於男女的交往，尤其是女子的「貞節」問題，漸漸轉變態度，加以注意起來了。換言之，就是兩性間的自由漸漸弱化了。而恰巧這一派的作品都是出現於中晚唐，由此也可以證實這一個假定，認為這是婦女適應社會的另一原因。

本來文人與女冠的戀愛，早已趨於精神化，神仙化，一向就沒有錢實地直接加以描寫。現在晚唐的潮流逐步高漲了，他們更要託諸神仙把他們的愛人寫成一位虛無飄渺的仙女，社會既管不著，而思想也可以自由，任意把他們想像中的對象無限地擴充。最著名的遊仙詩要算曹唐的大遊仙詩，小遊仙詩。大遊仙詩多半詠西王母，度姑，李夫人，樓女，牛氏等前代的神話或故事。最有名的就是劉阮洞中遇仙子，仙子送劉阮出洞，倚崖懸腰如綺，如：

天和樹色蒼蒼蒼，霞重嵐深路渺茫。雲質潔山無鳥道，水聲沿澗有笙簧。碧紗洞裏乾坤別，

紅樹枝前日月長 願得花園有人出 免令仙犬吠劉郎（劉阮前中遇仙子）

殷勤相送出天台 仙境何能却再來 綠波既靜須強飲 玉杵無事莫頻開 花宮洞口應長在

水到人間定不迴 惆悵溪頭從此別 碧山明月照蒼苔（仙子送劉阮出洞）

劉郎去後，仙子非常想念他，曹唐又寫着說：

不將清瑟理霓裳 塵夢那知鶴夢長 洞裏有天容與貌 人間無落月正茫 玉沙瑤草遍溪碧

泣水桃花滿洞香 曉露風燈零落盡 此生無處訪劉郎（仙子洞中有憶劉郎）

這儼然是神女思凡，在想念劉郎了。還有什麼玉女杜蘭香下嫁於張翥，王遠寶座結髮寢宅等，

不但凡人可能到仙境，遇到仙境，而且仙女也能下凡，食凡間的烟火食，甚至於下嫁凡人。

他的小遊仙詩，人間烟火氣味更重。現摘幾首於下，以見一斑：

九天天路入雲長 難使何由到上方 玉女暗簪花下立 手執裙帶問昭王

玉皇賜妾紫衣裳 交回桃葉嫁阮郎 爛煮瓊花勸君吃 飛君毛髮暗成霜

侍女親嫌玉酒卮 蒲桃似酒勸安期 等閒相別三千歲 長使水邊分畫時

武皇含笑把金觥 更請寒雲一兩觥 誰教宮人最年少 舞腰時時更嬌輕

綠園夫人下北方 綰環佩環響叮嚀 舉花笑入春風裏 偷折紅梅寄阮郎

開來洞口等劉君 緩步輕搖玉樹裙 桂華桃花沾流水 更無言語寄形靈

風動閒天滿桂陰 水晶簾外冷沉沉 百妃少女多春思 斜倚妝樓畫日吟

這裏所寫的簡直是些神仙境界裏的歌舞女了，較之大遊仙詩，詩仙意味更少，凡人意味漸多，裏面找不到「空靈到死絲方盡」「心有靈犀一點通」一類的句子，只有一些風花雪月的遐想，偏重男性側面的「酒」與「肉」的享受，缺乏熱烈的情操和崇高闊大的理想。雖然遊仙詩中的婦女比較女宮人更富貴一些，可是漢民族究竟是講現實，缺乏理想和浪漫的情操的，僅僅把婦女搬到神仙境界裏如羚羊掛角，使人無跡可尋罷了。這使我聯想起女人的故事裏邊所提及的當歐洲中世紀的時候，有一派所謂「脫魯巴陀」的詩人，他們遊遍各城市堡壘，唱着自撰的歌曲，以「愛帝」為中心題材。他們在理想中豈不是一个高尚的婦女作精神上愛慕的對象，把自己看作是她的僕人。他們這一種欲慕完全是美感的，信然的。他們因為把「愛帝」看作高貴的京西，所以女性的觀念在他們的感覺裏也就無形中提高了地位。她就不復是一件寶貴的財產，而是一個敬瞻仰的典範。反觀遊仙詩裏的詩人對於那些神仙婦女仍然脫不了現實的，形而下的感覺，那怕她們變成了神仙，仍然是供人享受的京西。總而言之，遊仙詩裏的婦女，是個而人化，「脫魯巴陀」詩裏的婦女，是人而仙化。所以遊仙詩中的婦女實際上並不是神聖高貴的仙女，所謂神仙化的只不過是她們的居處，衣飾，飲食而已。

其次還有神仙詩，亦是道家詩的一種，作者多為男女道士，當時殆已成為社會上的一般的風氣。他們并不是把凡人搬到仙境，而是個人現到凡人日常平凡的境界裏來。可見這些作者們的心裏的概況了。如吳筠嘗有一首贈文蔚可作代表。

若臨相作伴仙壇 應得文簪質采繁 自有綉裙并翠袂 羞言不怕妬與寒

「錦陵宮仙館，中秋遊女甚盛。太和末，有書生文蔚，貌一絲甚妙，相盼不去，賦曰：（即本詩）。默罷，穿大松徑，指山微上升。生隨其踪，殊相引至絕頂，忽風，雨有仙童持天到云：「吳彩鸞私念，請昆妻一祀」。乃與生下歸松陵。」

這大概是深山中碰見了一位修道的女冠了呢！光怪陸離，來這麼一大套，想像構設既不高明，詩句又極俚俗，說不上高尚的理想和情懷！較之遊仙詩更遜一等，有些近乎清代小說歌謠詭異的那些鬼怪之流，不過為文人一時的無聊和遐想，藉以寄意的東西罷了。從另一方面看來，竟可以證明我前說的兩個假定，反映當時社會對於女子貞節觀念的加強，和禮教勢力的膨脹。兩性的情感既不能像遠女冠那樣直率自然，又不能如歌妓舞女那樣放蕩大膽，所以最好只能捏造些神仙故事來作憑藉。因為神仙是誰也管不了的事。這種「神話」與「形而下」的趨向，不但降低男子對於女性的尊敬，而且加強卑鄙和褻褻的或覺。從此以後，兩性間健全的關係，更降落到水平線以下了，換句話說：也就是更加促進婦女各方面不健全的發展，而使之更加深刻化起來。

註 宋邵：新唐書公主列傳 開明書局鉛版

第九章 結語

第一節 當時社會對於女子的態度及要求

古代自從男性征服女性後，社會上便產生許多男尊女卑的哲理，支配了三千年中國婦女的生活，事實。在周代宗法社會成立以後，這種哲理便已奠定了穩固的根基。（註一）小雅斯千云：「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嚶嚶，朱芾斯皇，室察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載弄之瓦，無非無儀，惟消食是德，無父母詒他。」（註二）同樣的兩個無多新生的小生命，可是人對於他們的待遇和期望是如此懸殊。此後一代一代襲本加厲，加強對於婦女的歧視與虐待。陸東原解釋這種演變的動機說：「宗法社會中有一個特殊而最不平等的觀念，便是婦人非「子」，「子」是滋生長養之意。男子的尊稱，能傳宗接代的。」（註三）的確這種觀念在唐人思想中表現得非常明顯。現在且看這位最同情婦女的詩人白居易吧！他年老無子，從古制當出妻，但是他却說：「無兒難壽命，有妾何老矣！幸免生男禍，終勝商陵氏。」（和微之記妻別駕樊安頭四句）可見他的態度是反對無子出妻的。然而行兒不了看次女兒是累贅的成規，晚年還生三個女兒，他煩惱萬分說：

送隨四年後已矣 曉生三女嫗如何 孤愁嫁與成恩 細念田園豈是殘 願學空王浩苦情

須拋煩惱入頭陀

機來生了一個兒子，這又如何。

當憂從老都無子 何況新生又是兒 陰德自然宜有受 皇天可得道無知 一箇水竹今爲主

百卷文章更付誰 莫道煩惱無由處 卽應重入鳳凰池（和敬之）

又說：「弓市將傳汝，琴書勿贈君。」（阿也生了女兒是煩惱，是命中之數；生了兒子是祖宗陰德，是傳家之活寶。在他作的長恨歌裏，如：「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充分表現當時人因楊貴妃一門顯貴，一種反常的心理。並不是人們真的重看女兒，相反的正足以說明一般人想生女兒的深淵性。

女子到了夫家，首要的職責是生子，其次是作主婦，換言之即將整個生命寄託於丈夫，伏侍他和他的父母。白居易很悲切地同情女子說：「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太行路）當時已爲最完美標準典型的婦女，有白居易的蜀路石姥詩可以代表一般人對於婦女的要

求：

道路一石姥 無記復無銘 傳是此鄉女 爲婦老且貞 十五嫁邑人 十六夫征行 夫行一

十載 幼穉守孤兒 其夫有父母 老病不安寧 其嫂執婦道 一一如禮經 晏昏問處居

戒頗發心誠 雖餌自甘節 雖羞必甘馨 夫行竟不歸 婦德彰光明 後人高其節 刻石像

婦形 儼然整衣巾 若立在閨庭 似見舅姑禮 如聞環珮聲 至今爲婦者 見此幸心生
不比山頭石 空有望夫名
背熟一部禮記，仔細照著去作，這是大衆認爲最理想的婦人了

第二節 男女兩性不同的心態

孔子說：「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也」。是自古以來，女子的人格是被蔑視的。在唐人詩中也常遇到同樣的暗示。妓女只是供玩弄的工具。雖然有少數特出的博得男子的推重，可是對於她們的矚目只是她們的文學天才，並不是她們的人格。甚至以六禮聘娶的髮妻，亦不過只是家庭常系統中之機器師已。男子可以自由提出離異，婦女唯有聽命，不能反抗，白居易大聲疾呼抱不平說：

人言夫好親 義合如一身 及至死生際 何曾苦樂均 婦人一喪夫 終身守孤子 有如
林中竹 悉被風吹折 一折不重生 枯死猶抱節 男兒若毀婦 誰不習傷情 應似門前柳
逢春易發榮 風吹一枝折 還有一枝生……

最後作者鄭重爲婦女訴冤說：

爲君委曲言 願君再三聽 須知婦人苦 從此莫相輕（婦人苦）

像作這樣公正的態度，從「人」的立場來看婦女，在中國歷史上亦不多見。歷來男性中心社

會建立的雙重道德標準，在男女兩性中間劃分一道鴻溝，兩邊的苦樂是極不均。因此婦女的心理更同穴偕老，男子的心理好新厭舊。女人有的是束縛，男人有的是自由。久而久之，相沿成習；男子還清心慎婦女也是同他倆一樣的有人格有靈魂有感情有慾望，一樣她是血肉能感到痛苦的同類了。所以在聚散離中竟發現以愛妾換局的奇事。臨別時，罵的嘶聲和淚的哭泣竟在物主的心坎上微微地引起同樣的感動。因為在傳統上習慣上他早已根本不應傾會與女人天性上價值上有甚麼分別了。

男子既享有自由的絕對自由，女子就不得不苦苦修飾自己以取媚於男子。這種取媚求存的心理，陳東原說得最好，他說：「這是婦人在男子手底下討生活，不得不然的現象。」「這種留在今日的社會裏，所以我們今日不容易找得出健全的女性」。（註四）李太白看出這個癥結的所在，也嘆息說：「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妾薄命）此頌歌悲與悲哀，在唐人詩中遺下多少血淚的痕跡。

第三章 建設對於女性新的觀念和心理

從另一方面說來，唐代下層勞動婦女的生活，雖缺乏物質豐富的享受，可是却沒有禮教的束縛。中上層的婦女恰巧相反，前而已討論過。然而禮教的網是愈張愈寬，網索是愈收愈緊的。到了宋代理學家出來，已是登峰造極。此後迄於晚清，婦人的地位——「三從四德」的理

醫，攻進窮鄉僻壤，每個丈夫四鄰的心腹中，牢不可破，把江中每條自由的小魚統統打盡了。所以自唐以後，婦女的生活是一步比一步艱難，直到歐美解放的鐘聲傳到東方，方將中國的婦女從陰沉的古墓中復活過來。

最後要把哈德亨利的一段話，隔在下面作為結束。以百人的眼光來分析中國與歐美對於婦女的觀念以及兩性關係根本的區別，是非常有趣的。

最大區別是兩性間「愛」的觀念。百方人認為「愛情」是一種神秘的物件，是人類生存的希望和目標，更是百方人最首要的願望。在他的環境中，女子是最高理想的表現。一個男人的天職，假若他確定自己夠得上資格的話，就是要獲得一個女人而保有她。詩人每每會把自己幻想成一個愛人，同時也結結巴巴地披露自己的心與靈，嘆息、祈禱、哭泣、追求，讓全世界都知道他熱烈的情緒，百方人絕不以之為恥或不丈夫氣，只認他的行為是正大光明的。

反之在中國人，這種兩性間的關係是很平淡的。也許是中國的婚約與婚姻制度產了這種態度的因子；否則，或許是牠的後果。在大多數中國人的觀念中，確實婦女是看作附屬的弱者。她們的天職就是為滿足男性的肉慾，作生育的工具，操持家務的女僕，事事地命於她們的丈夫或家主。兩性關係在此種立場之下，必給地「愛情」是成功了次要或附屬的事物；甚至在中國的詩歌裏，也只是放在無關緊要的地位。中國詩人很少寫出美國詩人等來

歐歌聖人或夫婦中間的愛情的。出乎意料之外，女詩人倒比較大膽得多，寫出許多戀詩，其中熱烈的情緒，甚而比起西方的抒情詩和戀歌，亦無遜色。

西方人生活中洋溢的「愛」的情緒，中國人大多數寄託在友誼上。我們常從我們的妻子或受人奪取同情、諒解、友誼和慰藉。中國人却最先轉向他們的朋友；並且也只能在朋友身上獲得理智上的交換和友誼。因為除了娼妓以外，只有男子有享受教育的專利權！所以中國詩裏邊，僅僅充滿了朋友間互相交換的人生快樂與憂愁，同時那裏最踴躍的友誼，往往產生了中國最美麗的抒情詩。（註五）

這是哈爾先生在他詩的中橫詩（The Hundred Names）首首有一首中國詩的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oetry）裏寫的幾段話。我覺得他這種分析和比較是含有相當真理的。因為中國古代許多詩歌都作道乎人情的使當體法，確實把兩性的正當關係，最上一口道德的假面，而使之趨向畸形的道上發展。若干年來不但婦女痛苦，反過來男人又何嘗有真正的幸福？因為人本自他是需要同等的理智的與佳來慰藉了解和安慰的，決不能永久埋藏接受不合人情的種種壓迫指使。因為壓迫着人情的規律，是促使生活的美滿；反乎人情的章法，是妨礙人內心自然的發展。唐人因為這空氣比較的清淨，不去矯揉造作，却自合風流，把他們最真的情緒向者不相干的人發洩。當我國唐人詩的時候，不見得帶地發生一個感想，就是今日自命為新文化的自道。

者，宜就中國的民族性和環境把對於婦女的觀念，從哲理上來一探討的合理的完善的穩定和建設，把兩性關係奠定在精神上真正互相尊重平等的原則上。這是心理和觀念逐漸的改變，不是僅僅一些日常瑣碎不相干的事務上的平等。公著要其名曰「新式」「洋化」，表面上的平等，實際是看狗肉，是說不能有益於事的。因為「人」與「人」最密切的聯繫，莫過於兩性的關係；假若相互間不能有合理的健全的立場，婦女的生活前途永遠黯淡，整個社會的生活也決不會走上真正美滿幸福的道路。拿葛琛在女人的故事一書的跋上而說：「我們知道一個時代或一個國土的女子地位的高低，是該時代或國土的文化程度高低的反映，我們不能從十五世紀發見一個屠卑夫人……（註六）那麼婦女生活中的一切問題，便成了整個人類迫切問題了。」

註一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第一頁，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

註二 同上小號。

註三 陳東原：同上，第二頁。

註四 同上，第一〇頁。

註五 Hart, Henry H.: The Hundred Names, Pts-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U.S.A. 1938.

註六 胡蝶戰時 (George, U.L. 原著)：女人的故事，第二四頁。

參考書目錄

- 尤袤：全唐詩話，無錫清芬堂藏板，乾隆甲午年。
- 白居易：白香山集。
- 杜甫：杜少陵集。
- 李義山：李義山詩集。
- 宋邱：新唐書后妃列傳。
- 同上：新唐書公主列傳。
- 周壽昌：宮闈文選，小蓬萊山館藏板，道光二六年。
- 胡學政譯（W. J. Gore）原著：女人的故事。
-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商務，民國二六年七月。
- 陳觀送：中國古代詩總史，商務，民國一四年八月。
- 徐梓：徐元正校刊：御定全唐詩話，康熙四五年。
- 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中華，民國二一年。
- 陸世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卷中，商務，民國二四年。
- 楊慶堃：唐代詩學，正中，民國二四年。
- 劉昫：舊唐書后妃傳。

唐人詩中所見之唐代女性

104

同上：敦煌資料女尊。

Hart, Henry H.: *The Hundred Names*, Pp. 6--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初版

(80808精手)

唐人詩中所見當時婦女生活

精版手工紙

定價國幣壹元陸角

（附錄四時外另加紙費）

著者 劉 開 榮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精 版
翻 印
所 必
有 究

重慶市國庫稽查處
安陽字第一九五號